

鐘聲

ZHONG SHENG



上海位育中学北美校友会会刊



2019年四月二十五日，胡蔚英校长怀旧，召集60年代进位育的部分教师聚会。
前排左起，谷红宝，殷蔚芷，白铃，张礼贤，潘益善。后排左起，金荣熙，火观民，黄承海，胡蔚英，叶宝康，赵家镐。共十一人。

欢乐重聚



2019年3月28日，居住在大多伦多地区的位育校友们在北约克的味香邨餐厅聚会。



2020年1月5日男女排队友在上海团聚。



ZHONG SHENG

上海位育中学北美校友会会刊

第26期 2020年元月

编辑、设计

周家钧

组稿

王家斌, 瞿德霖, 吴攸

承, 周家钧, 蒋青, 罗

首初

中文校对

蒋青, 余振中, 王家斌,

周家钧, 瞿德霖, 吴攸承

英文校对

张秉颐

会员信息管理

华非非, 吴攸承, 郑晓群

亲爱的校友和老师们:《钟声》编辑组新老同仁向你们问好。

北美位育校友会二十多年来,已进入承上启下的阶段。服务组兼编辑组团结一致融洽配合,为发展会员,北美位育网站,钟声年刊,和北美团聚这几项事务努力,自愿地奉献自己的时间精力和才能,实属罕见。本期特别欢迎罗首初、郑晓群两位大师欣然加入。

曾记得,每天踏入校门时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钟声”黑板报。当年每周一期的“钟声”拥有完整的出版体系,不仅有主编,排版设计,抄写,甚至还有一个深入各年级的通讯记者队伍。“钟声”曾凝聚了多少位育园丁的心血,灌溉了无数位育人的心田,伴随着我们度过了难忘的位育时光。

如今,“钟声”又在北美位育人的生活中响起,以“分享”为宗旨,成为位育人交流思想抒发情怀的校友年刊,着重在最受读者欢迎的那些难忘的位育时光和青春岁月,突出位育人自己的回忆和经历;同时也畅谈位育人在事业上拼搏奋斗的心得体会,倾诉在家庭中尽心尽职的酸甜苦辣,细说云游世界的奇闻异闻,传授享受现代文明的方法诀窍,点评文学艺术电影音乐,云云。

多年来,经历届及现任主编精心创作和辛勤编排、编委们的合力协助、校友们的踊跃投稿,《钟声》正稳健迈进,愈见生动精彩,尤其是在网络时代,唯独《钟声》是独特的有保留和收集价值的精印刊物,为海外各大中校友会羡慕不已。

按时缴纳会费的北美校友会会员每年都会收到邮寄的“钟声”刊物。从2011年第十七期开始,《钟声》采取全部彩印出版,图文并茂,给位育人的生活增添了绚丽色彩。会员们不仅能阅览欣赏同窗们的精彩故事,生动近影,也能从中获知老同学的通讯联络信息,使北美位育人越走越近。《钟声》同步出版印刷版和电子版,校友们可以从本网站 <http://www.weiyu51na.com/> 下载《钟声》各期电子版,既可在荧幕上阅读,也便于传送给更多的更远的同窗好友。会员们的通讯资料则不在电子版登载。

下列服务组/编辑组全体同仁向全世界的位育校友和恩师致以最诚挚和亲切的问候!

瞿德霖 J66, 周家钧 S65, 王家斌 S65, 余振中 S65, 华非非 S67,
蒋青 S67, 罗首初 J67, 郑晓群 J68, 吴攸承 J76, 蒋文奕 S85。

- | | | | |
|-------------------------------|---|--------------------|-------------------|
| 2 2019年位育北美校友会聚会
集锦 | 18 书法
周国辉 | 30 夏日速程
瞿德霖 | 51 会员通讯录 |
| 6 来自王群老师的感言
王群 | 19 我的速写缘
汤沐黎 | 37 复员军人郑玉定
陈怀谷 | 59 会费收支表 |
| 7 岁月流驰 青春永恒
李嘉曾 | 22 最是故乡难割舍: 亲情友情
师生情
吴雪薇 | 39 一杆进洞
萧亦麟 | 封面 油画棒画
胡道生 |
| 9 书法
周国辉 | 23 迟闻郭君粹离
徐宏亮 | 41 第一只‘鹰’
萧亦麟 | 封一 欢乐重聚 |
| 10 半个世纪的献辞
徐宏亮 | 24 板栗飘香
叶秋怡 | 42 维也纳之行
柯晓明 | 封二 欢乐重聚
缴纳会费指南 |
| 13 不死的老兵
张人德 | 26 Sentiments of Valentine's Day
柯晓明 | 44 吉力立诗词
吉力立 | 封底 油画
汤沐黎 |
| 17 珍藏半世纪的位育中学录取
通知书
康雪培 | 27 愿叫遗憾不遗憾
李嘉曾 | 45 东岸艺术博物馆游
周家钧 | |



2019年位育中学北美校友会在新泽西的年度聚会于9月14日晚在 Fort Lee 成功举行。共有54位各届校友、老师前往参与，加上家属友人，60余人到场共襄盛举。满堂自始至终热情洋溢、其乐融融。聚会前后，还有二十余人次参加了校友会组织的14日中午的自由女神像游河及15日全天的赫德逊河谷大巴游。



出席人数最多的66届初中校友合影

出席人数最多的85届高中校友合影

集锦

2019年位育北美校友会纽约及周边地区聚会



与会校友中最年长的65届高中、63届初中校友合影



67届高中，65届初中校友合影



68届初中校友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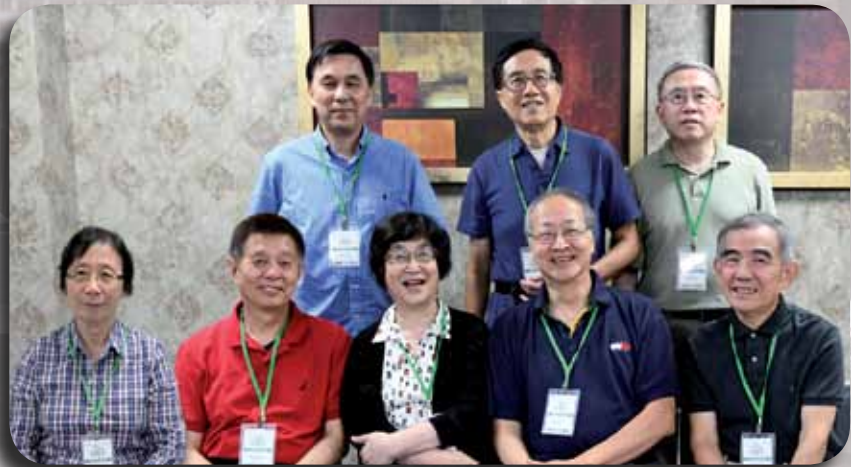
王群老师神采奕奕



80届高中和72届校友合影



72、76届校友合影



67届初中校友合影



最年轻的86、87届高中校友合影



66届高中，64届初中校友合影

2019年位育北美校友会纽约及周边地区聚会

集锦



好久不见



忙碌签到



欢笑不断



新老接替



仔细聆听



美味佳肴



小礼物和钟声杂志

集锦

2019年位育北美校友会纽约及周边地区聚会



9月14日赫德逊河游



午餐时刻

9月15日洛克菲勒庄园游



9月15日西点军校游



来自王群老师的感言

2019年9月14日位育中學北美校友會在New Jersey的Fort Lee舉行了一次校友團聚大會。校友們從外州各地遠道而來參加，濟濟一堂熱鬧之至。尤其能與分離數十年的同窗重聚真是一大樂事，而我是唯一的教師不禁令我想起以前幾位共同參加過的老同事，但現今胡文梅已過世，薛蘭芬因健康關係無法前來，沈文君又遠在他州，不勝感慨與惋惜。面對睽違五十多年的同學時，一個個白了少年頭的形象怎能與當年稚嫩的容貌對上號？歲月不饒人啊！但仔細辨認，喔！你是XXX啊！立即好似恢復到當年的情景倍感親切。如今他們功成名就在各個領域里有傑出的表現，不禁要驕傲地說我們是位育人啊！一位同學甚至講：我們能在美國有所作為真要歸功於位育中學的老師們為我們打下扎實的基礎。至此我又不禁懷念起那麼多位已在天國的老同事們，一連串的名字在腦中浮現，心中默念：“你們此生當過位育老師，值了！”

會址設在大樓的Party Room，因一位校友在此有居所可以享受使用的權利，這比在外面步廳要自在得多呢！至於晚步的菜餚是由附近一家步館送來，這家的老闆也是位育校友，燒得一手正宗又道地的上海菜，我們大飽口福外更嚐到了家鄉的滋味，這在美國是不易找到的，老闆更為校友會捐獻了會費。這次同學們紛紛與我合影，受此尊重令我感受到同學們的念舊與熱誠，可惜未有更多教師能參與，否則定能覺得這是人生難能可貴的一大欣慰之事。我萬分感謝同學們對我的禮遇與熱情，更要多謝葉秋怡大老遠自紐約上州來接送我。對籌備小組的同學們衷心地欽佩與感激，因深知籌備此次大會所需的時間與精力，更可貴的是他們的精神與關心。也多謝吳攸承與瞿德霖等籌備小組同學們的會場善後工作，而吳攸承還要推了車子去倒垃圾，真是不忍。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大會平增了不少80年代的校友，我輩老矣，有此新生力量可以將校友會發展並延續更能使位育精神發揚光大實是可喜可賀。歡樂時光總嫌短，意犹未尽但無奈已到告別時刻，唯有依依惜別互道珍重，期待來年再次歡樂重聚！

2020年1月3日



王群老师与操办聚会的吴攸承（J76）及
操办菜肴的董长缨（S85）合影



王群老师与
徐慧丽（S67）
合影

王群老师与王家斌（S65）、
宓哲新（S67）夫妇合影



王群老师赞赏
聚会美食





(前排左起：王焕清、龙继业、曹立明、钟贤达、蔺建国、张圣义、顾锡恩、赵家镐、钟禹然、庄昺、徐鸣谦、李嘉曾；
后排左起：叶桂芳、杨承玲、黄群、陆国娟、章仰文、王志莘、陈文华、韩丽霞、朱润薇、胡文、赵祖嫻、谢华、章俊雯)

岁月流驰 青春永恒

—— 位育中学1962届高三(3)班相识60周年主题班会纪实 ——

李嘉曾 62届高中

2019年10月20日，位育中学1962届高三(3)班同学在上海聚会，纪念入学位育暨相识60周年。

聚会的最初设想是由当年班上团支部的正副书记徐鸣谦章俊雯夫妇提出来的，立即得到大家的热烈响应，很快就达成共识并明确了筹备分工。陈文华、章仰文、韩丽霞等同学积极出谋划策，推荐、实地调查并确定了聚会场所，预订了包间，还商定了菜单。王焕清、陆国娟愿意承担现场摄影与后期制作视频的任务，朱润薇和黄群则约定聚会前去老师家中迎接并陪同前往聚会现场。还有群内同学的联络通知，失联同学的追寻查找，聚会议程的确定和必要的物资准备等等，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中。

聚会地点选在淮海中路陕西南路口的“小桥流水”餐馆，因为邻近母校复兴中路校区，周边环境大家比较熟悉，能够勾起不少珍贵的回忆。约定的时间还没有到，同学们即已纷至沓来。出席聚会的除了定居上海的20位同学外，还有分别从深圳、广州和宁波赶来的钟禹然、张圣义、顾锡恩等同学，顾锡恩还特地带来家乡小吃蒸糕请大家品尝。特别高兴的是，有幸邀请到曾经教授本班高三年级数学课、后来长期担任母校校长的赵家镐老师。

经过议论商量，聚会采取主题班会形式，并将主题定为“岁月流驰 青春永恒”。之所以将“青春”定为班会的主题，是经过认真思考的。因为这个词汇最能记录我们的心路历程，最能反映我们的身心面貌，最能表达我们的未来向往。

我们每个人都有过激情洋溢的青春岁月。回想1959年刚刚踏进位育中学（当时叫上海市第五十一中学）时，个个是活蹦乱跳的“生猛海鲜”。入学不久适逢建国十周年大庆，国庆之夜全校师生在大操场围成两圈跳集体舞，还兴高采烈地表演节目。《革命人永远是年青》正是同学们唱得最多的歌曲之一。集体活动结束后，我班同学意犹未尽，便结伴而行沿着复兴路淮海路一直走到南京路外滩。大家围坐在江边草地上（那时黄浦江边还有可以让游人坐下来休憩的草地），玩起了“丢手绢”的游戏：“丢手绢，丢手绢，轻轻地放在小朋友的后面，大家不要告诉他（她）……”60年时光流逝，清新纯真的“丢手绢”歌声至今仍在耳边回响。那以后数十年间，我们中的所有人，在各自的学习、工作岗位上，在自己的家庭中，恪尽职守，焕发青春，为祖国的建设事业和家人生活幸福尽心尽力。所以说，青春，曾是我们的过去时或现在完成时。

我们中的每个人仍在以发挥余热的形式展现青春。人有三种年龄：生理年龄、心理年龄、社会年龄。从根据日历计算的生理年龄（自然年龄）看，我们都已年过古稀。鬓发花白、耳目退化甚至步履蹒跚是正常现象。然而，依照个体心理活动特征与健全程度确定的心理年龄却让我们中的许多人青春常在，而反映个体社会发展程度并被他人所认定的社会年龄则使我们中的佼佼者永葆青春。例如，就在我班老同学中，张圣义还在坚持名医坐堂治病救人，徐鸣谦还在坚持为博士生解答疑难指点迷津，陈文华还在身体力行并带动不少人坚持“阅读与写作是抗衰老的有效途径”这一信条，王焕清、龙继业等还在坚持唱歌并积极参加演出而乐此不疲，蔺建国、周志江、杨承玲等书法爱



永不消逝的微笑，永不消逝的青春

好者还在坚持练字而功力大有长进，黄群、章仰文、谢华等旅游积极分子始终坚持看看外面的精彩世界而几乎跑遍整个地球，就连自称“80后”的我们的赵家镐老师，也还在念念不忘为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多作贡献——坚持每天去接外孙放学而恪尽呵护之职。在他们身上，“老”的迹象难觅踪影，看到的还是承继当年激情的资深青春。不信请看深秋时节分别穿着火红色与墨黑色短袖T恤来参加聚会的叶桂芳和黄群，绝对风姿绰约不减当年。所以说，青春仍是我们的现在进行时。

我们每个人还将以创造生命奇迹的方式延续青春。网上流行一种说法叫“无龄感”，其实准确的表述应该是“忘龄感”。忘却年龄，顺其自然而保持健康乐观的心态，强盛的生命力便将发挥其应有功能，而青春永恒的生命奇迹也会在不经意中发生。我班老同学中，钟禹然工作到72岁才退休（其实至今仍退而不休），有人70多岁还在上课，还有人至今已退休三次而又第四次上岗。在他们身上，青春无疑还将绽放异彩。网上还传说，随着高科技的突飞猛进，例如纳米机器人技术的成熟，治疗人类的一切疾病都不在话下。因此预测，如能活到10年之后的2029年，人类永生的梦想便能实现。我们宁可相信这一美好的预言并以积极的心态迎接它的到来。毫无疑问，青春，还会成为我们的将来时。

由此可见，在纪念入学母校和结识60周年的特殊时刻，以我们的过去时、现在进行时和将来时的特定存在形式“青春”作为主题举行聚会，实在是非常合适的选择。正因为确定了以“青春”作为班会主题，大家的发言便围绕着留住青春岁月的“我的母校，我的老师，我的同学”展开。首先发言的王焕清回顾了60年前国庆之夜母校操场上的聚会和班上同学在外滩的丢手绢游戏，接着满怀激情地演唱了当时同学们特别爱唱的《青春友谊圆

舞曲》：“蓝色的天空像大海一样，广阔的大路上尘土飞扬；穿森林过海洋来自各方，千万个青年人欢聚一堂，拉起手唱起歌跳起舞来，让我们唱一支友谊之歌……”悠扬动听的歌声又把大家带回展现青春编织友谊的青少年时代。

赵家镐老校长回忆了同我们班结识的过程。1961年夏他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五十一中学，朱家泽校长代表学校领导安排他教高三毕业班的数学。当时他有顾虑，因为自己缺乏教学经验，怕误人子弟。赵校长深情地表示：“你们十分宽容地接受了我，让我有了信心，也为以后数十年的教育生涯打下了基础。所以特别感激大家。”他认为60年来我们共同成长，现在都已进入老年，但彼此已经成为很好的朋友，愿我们之间珍贵的友谊一直保持下去，直至永远。

钟禹然接过赵校长的话发表感言。他说位育中学的教育在上海很有特色，水平是很高的，他有两个外甥女都曾在位育求学，对此深感自豪。赵家镐老师能在位育中学担任四届校长，确实很不容易。赵校长为毕业后最早教到宽容的我们表示感激，实际上有机会受到他和其他母校老师的栽培才是我们的幸运。女同学中陈文华首先发言。这位当年在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后来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书的文科女，高考时曾经为报文科还是报理科而纠结。她认为位育文理各科的老师都很棒，正是得益于母校全面发展的教育培养，使她尽管学文科却也有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这便是写好文章的诀窍。还在医疗岗位上救死扶伤的张圣义表示，近60年前有缘作为赵老师的学生、与大家同学，这是一个难得的缘分。当年自己身体不好，但在高中阶段打下扎实基础，后来当医生50年，没有出过一次差错，包括成功完成上万例内窥镜手术。这特别要感谢母校的培养、许多同学的帮助。愿我们友谊长存，继续携手向



向老师献花后合影

前。他们的发言在同学中引起强烈反响，不少同学用各种不同的形式表达了自己的感想与心愿。杨承玲同学特地带来抄录自己习作的书法作品：“相逢曾相识，60年一甲子。弹指一挥间，今朝齐欢聚”，体现了对老师同学的深情厚谊。

其实，尽管聚会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举行，有不少同学因条件所限无法出席；然而，对集体的关心和对友谊的珍惜使旅居海外或身在外地的同学照样参与了主题班会的筹备工作。大洋彼岸的周增锺、程鸿，辽宁大连的沈先勋、山东滨州的聂祖季，都在群里表达了对聚会的期望和不能出席的遗憾。为了弥补遗憾，主题班会进行期间特地采用视频通话的方式与他们取得联系。当接通后的手机在一个个与会同学的手中传递，当身在异乡的程鸿、聂祖季、沈先勋、周志江、陈鹏等老同学的笑脸和声音在视频中出现，当“多多保重”、“后会有期”在每一个人的口中不断重复的时候，时间和空间的隔阂便荡然无存了。

主题班会的高潮是向母校老师致敬。在“岁月流驰 青春永恒”的红色横幅前，徐鸣谦、章俊雯作为本班代表，向赵家镐老校长敬献鲜花，并请他向母校老师转达我们的心意。六十年前，就在上海位育中学这块肥沃的土地上，一茬稚嫩的树苗有幸受到一群出色园丁的辛勤栽培与精心呵护。园丁们用自己创造性的劳动，替树苗拓展根底，储足养分又修整枝

叶，为茁壮成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使青春永恒具备了优良的基因。六十年时光流驰，六十年师恩难忘。此时此刻，我们最想做的，就是向母校所有的老师表达我们诚挚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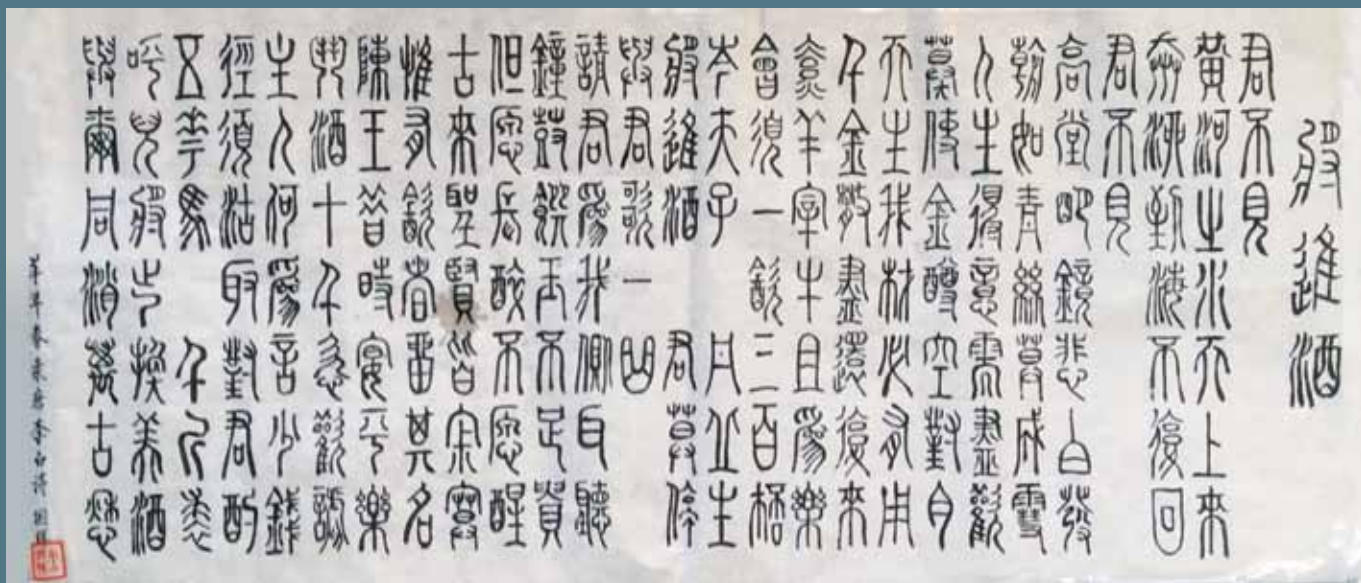
六十一甲子，甲子一轮回。轮回意味着圆满完成，意味着周而复始，更意味着万象更新。王焕清同学一曲《我爱你，中国》表达了我们的共同心声：“我爱你中国，我爱你中国，我要把美好的青春献给你，我的母亲我的祖国。”六十年来，我们已经这样做了；从今往后，还将继续这样做下去……



《我爱你，中国》为主题班会画上圆满句号

书法

周国辉 59届高中



半个世纪的献辞

徐宏亮 65届初中

50年，从一株幼苗，年复一年栉风沐雨，傲雪凌霜，披星戴月，在胸膛上刻出一圈圈年轮，才能长成参天大树；

50年，从一个翩翩少年，年复一年备尝挫败，饱受艰辛，历尽沧桑，难得闲来垂钓，时而忽复梦日，在日志上镌下一个个悲喜，小小的满足，积累为实实在在的成功，一朝醒来，却发觉，两鬓斑白，年届耳顺！

50年前，犹如“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校训本身所阐述的那样，以润物无声的方式，时时刻刻在教诲我们：只有在平正的心灵里，世间万物才会如初洗般祥和明净。多少老师是位育校训最忠实的践行者，在课堂内外，一言一行，都传递着先学做人敢于担当而后成就学业、事业的教诲。我们逐渐明白：尊重生命，捍卫公义，是触及人类底线的要义，是校园文化生生不息的脐带。在以后的人生中，我们更明白：沉默的公义，不是公义，只有毫不畏惧，明白无误地彰显它，才是声张它。至此，我真正领悟到，我们必须以此为担当，继往开来，否则不配为位育子弟的一员！

50年前，我们生逢位育最佳发展期，犹如田园交响曲的第二乐章，天光树影，宁静和谐，充满蓬勃生机！

50年前，五年一贯制纷纷退潮，李楚材校长在四大名校行列中逆袭成功，接过五年制实践的大旗！

50年前，当仁不让的位育总园艺师朱家泽校长在红楼运筹帷幄，悉心灌溉我们这第三届五年制年级脚下的沃土，八个班主任一年一换，各自把关，步步为营，伺弄着400多株幼苗！

50年前，为强化第三届五年制年级的师资力量，不少老师来自高中年级，如刘光坤老师是改行“下放”前来会师。陈冰清、俞述翰、朱耀坤等老师也时而兼课。

50年前，我们65届的老师正年富力强，励精图治，满腔热血倾注于教学事业：无论刘光坤老师的整场全英弥漫式强化训练，还是朱应谷老师课内外贯通与蔡惠芳老师知人识才，循循善诱的作文指导，或是朱亚丽老师的学习习惯养成；还有陈文丽老师提携个别，全体提高的策略；

再有杨光明老师边板书边鼓励学生口述的定理推导教学；更有陈文翰老师常以“对勿啦，对勿啦”的口头禅唤起同学的纠错意识；再或叶宝康老师悬念设置的两段论：“前面有只坑等你来跳”和“现在教你一只门槛”，都是当时新锐的启发式教学和自学能力培养的典范，施惠予我们终身。十年后，洪济晔同学说得好：“当时允许我们参加高考到正式考试只有一个月，由于我们在位育打下坚实的基础，我只花一天的时间翻了一下学过的数学教材，就可以应付考试了。”

50年前，秩序井然的时代。孔庆涵老师颁发调课通知，穿班入室，用纳斯卡线条般的字迹，谦逊地在黑板一隅写上“临时”或“永久”。

50年前，读写蔚然成风的时代。在罗自平父亲罗伯伯引荐下，朱应谷老师率年级第一个文学社罗自平、童久经、陈伊丽、张庆英、倪平、陆致极及吴本荣等少年写手，赴长乐村，与丰子恺大师对话。广播里，李平钧老师俨然配音演员般的嗓音，做着解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连播节目。

50年前，小小数学家辈出的时代。像六班钱怡、朱振国、陆志明一样，每班都有一批数学迷，课间学后总揣着赵宪初、谈祥柏先生的数学丛书，悉心攻题，热烈讨论。

50年前，注重健康的时代。卫生室的藤架下，王惠馨老师带着一群医生在这里集结，下班级接种，一边扯着大



嗓门：“三大敌人打倒了，啥人还介封建，怕卷袖子打钉啊！”

50年前，排球风云的时代。曾倩老师嘹亮的哨音，调教着一批排球女将；孙惠麟老师一个柔韧的鱼跃扑出去，给男排一个漂亮的扑救示范。市西中学校队屡次来校友谊赛，我的老同学、市西主力丁宜曾至今还记得史美进、老吴、杨正心的大名。

50年前，灵魂给养丰厚的时代。南楼前黑板长廊前，田易、蔡康非、门俐俐在出版新一期《钟声》。黑板上，百花在字里行间盛开，黑板前，小伙伴们的心情，似含露怒放……

50年前，朴素引领风尚的时代。四班班头叶俊仪留着条长辫子，好像阐述着车尔尼雪夫斯基美学理念。另一位四班班头吴明远穿着一款最普通的鞋，步履稳健；六班班头李怡曾，也穿着同款的鞋，带领同学做卧倒，匍匐前进军训项目。这款鞋有个芬芳的名称：五香豆跑鞋！

50年前，才华绽放的时代。红楼侧室里，学生会文娱部长试放着单簧管独奏曲《送你一朵玫瑰花》，醇厚绵长的余韵飘出，与民乐团《瑶族舞曲》深情的旋律交汇；操场西角，周家钧学姐会同汪仕清排练话剧《五封信》；《年青的一代》剧组华方饰演的小李子搞怪中却露出沉思状；舞蹈队长田易正调度着《小刀会》男女主演的托举桥段。市二女中来校联欢，她们是和諧质感的合唱《亚克西》，我们是吴士玠插着假胡子扮演的维吾尔老爹，背后是林裔谋等小伙伴卖力伴唱的《萨勒姆，毛主席》；接着，洪大德披大氅，戴墨镜唱起沈养斋苍凉的人生咏叹，房华敏天然美声引吭高歌《红梅赞》……

50年前，少年老成的时代。还是在卫生室藤架下，杜瑞瑞用英语与我谈论人生修养：“You must do much, so much; must speak little, so little!”

50年前，也是阴霾初起的时代。借本西方名著，可被责令在全班面前检讨、批判；揭发同学私下不经意说的“香港经济还是繁荣的”一句言论，可成为入团志愿书上加分的华彩乐段。当时，极左思潮尚处青萍之末，是一年半后红色恐怖在位育的热身场！

50年间，六十年代中期，人妖颠倒的岁月，位育历史上最没有教养的时期。教师档案被某当政者心怀叵测地撒播开来，冲锋队附身的一小撮学生手持皮带、棍棒和剪刀，扑向曾经含辛茹苦地教导他们、眼下又手无寸铁的老师。蔡惠芳老师在首当其冲之列……

有生以来最可怕的羞辱，在“触及皮肉才能触及灵魂”借口下的肉刑，长时间被迫的自我毁谤……最令老师

胆寒的是，他们拿起了剪刀，按下了她的头，半边头发被剪去，另一半被绞得坑坑洼洼，刘光坤老师被涂黑了脸，还被迫从红楼的楼梯上倒爬着下来，人的尊严一下子被打入尘埃，搅拌着血与泪，被恣意践踏！

蔡惠芳、徐樾两位老师含冤离世……

老师的血，唤醒我们，是一种以生命为教材的训诲：尊重生命，捍卫公义，是触及人类底线的要义，是校园文脉生生不息的脐带。黑色的谎言和白色的沉默的双重屏蔽，掩不住真相的血痕慢慢渗漏出来……

50年间，伙伴们劳燕纷飞。离校一年后，分配在即：顾洪祥、江宇德来到化工重镇吴泾；陈博夏开始伺弄工业的心脏——汽轮机；杨伟山、陈福珍及马晓勤驻守在万吨水压机旁，等待“元帅”升帐；新一代造船人集结在高昌庙，他们是李振康、温宁、蔡康非、李京生，以后还有宓哲新、虞金良。在特定年代的特定号召下，一部分同学主动请缨去农村，到兵团：沈宁、华非非、叶宝森等首发兰考，立志在泡桐树下改天换地；徐静、葛朗远征呼伦贝尔草原，放牧牛马，种地伐木；李怡曾、赵国屏、周嘉瑜及俞沐民等一群现代版拉赫美托夫们，继起有王晋阳、杜瑞瑞、刘陈田进军淮北，挑战贫瘠；胡善文、严忠忆、周南征、鲁野、舒元、杜建敏、陈新、朱振国、朱藏珠、金玉玉等北上黑土地，锻造自己；靳新华、郑介裕与蒋青等举起大旗插向赣江畔，继后有邓载强、童久经；何米米、方兆璐、沈咏亮、章立勋、陈伊丽及丁诗言等奔赴“松辽明珠”——吉林梨树的沃土，肩起艰苦劳动的重轭；李伯舜南下贵州天柱；李军博、陆志明长驱彩云之南胶林密布的西双版纳……

50年间，母校基因始终植根在骨髓里，同学情谊时刻涌动在血液中……。叶宝森同学病退回沪，无工作无医保，华非非急忙越洋电话委托李振康、徐立峰前往探看。黄承海老师闻讯伸出援手，破解人生保障难题。原一班同学数次慷慨解囊，成立了叶宝森同学的关爱基金，由韩汝鑫和李文竹同学牵头，经常去松江蓝色港湾福利院探望在那里治病养老的叶宝森，同学们给叶宝森送去衣物、保健食品以及自己烹饪的可口的菜肴……

50年间，特别在2012年8月14日后，65届同学越聚越多，越聚越勤，结伴外出旅游，相约拜访老师。

50年间，在“读书无用”盛行的年月，如劳蛛缀网，萤蛾趋光，位育学子重返书斋，刻苦研读的渴望从未间断，追求知识，厚积薄发的脚步从未停歇。夜间，在农场陋室，手电筒照着书本，明灭间，字体模糊似黑色蚁行；隆冬，在道口石屋，墨水瓶伴着钢笔，冻裂了，墨珠迸溅如蓝色结晶。经年累月，终于有了推荐上学的机会：李怡曾、周嘉瑜分别来到复旦大学安徽大学学习数学；靳新华

被推荐到上海师大；李伯舜选上贵州大学农学院；朱振国进入了上海机械学院；王树彪就读交通大学船舶系；王治刚抽调到徐州师范学院外语系；汪德铭在无锡轻工学院纺织工程系学习；舒元进入复旦经济系；傅坚定上了江苏师范学院物理系；金玉玉在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学学习中文；王晋阳到上海中医学院，专攻岐黄之术……

1977年始，更多同学实现了多年夙愿，迈进大学校门：洛阳工学院华非非，上海财经学院有徐立峰、邓载强，上海工业大学宓哲新，交通大学有于嘉东、李京生、俞沐民、季钦南及洪济晔，同济大学有薛嘉禾、杨正心、沈增杰、罗申逸、孙廷荣、黄吉铭及陈晓华，华东理工大学有蒋青、叶善章，华东师大有李振康、周坚、王曙光、陆志明及覃雪芝，复旦大学吴本荣、程士全，华东纺织工学院洪谟棊，上海科技大学谢蔚文，上海教育学院刘陈田……

最富传奇色彩的陆志明的求学之路：1977年送夫人返沪生产的列车上听到了恢复高考的广播，安顿一切后又匆匆返回云南。就这样肩负育儿与高考双重重荷，往返于沪滇之间，结果大喜望外，夫妇双双榜上有名——华东师大！

50年间，或负笈西游，或立足国内，怀揣报国志向，实现个人价值，以现代版悬梁刺股，凿壁借光的励志经历，铸成了俊彩星驰的风景：如六班罗自平、陆致极、温宁、朱振国和杜瑞瑞与七班张睿壮未经本科学历直接考入研究生班。

全年级20位左右同学荣膺博士学位。

我们拥有一个科学家群体，一支高端专家团队。他们是跨界理化、产学研一条龙、业绩斐然的罗自平；全国家级天气象学家周嘉瑜；固体物理学家杜瑞瑞；生化科学院士赵国屏；资深医药研究员覃雪芝；生化专家叶善章；计算化学出身的软件工程师蒋青；工程学专家华非非；拥有多项发明的芯片设计工程师朱凯靖；理论化学家王曙光；数学教授李怡曾与胡善文；中科院国际级遗传工程项目高级研究员丁小燕；语言学家陆致极；华尔街高盛金融分析师刘仁；人力资源与金融专家洪大德；中国人民大学西方文学教授杨恒达；岭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舒元；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姚大力；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程士全；财务总监兼工程预算专家徐立峰；力学专家朱振国；国际问题专家张睿壮；结构与地质工程师薛嘉禾；结构工程师徐慧丽；国家级烟雾报警检测权威兼多项职务专利获得者、电子工程师宓哲新；中医学教授章立勋；东亚文学及中国电影研究教授孔海立；卡拉扬关门弟子、世界级指挥家汤沐海；军旅歌唱家吴士玘；美术教授何祖明、科普美术编辑蔡康非、美术家潘衡生；法制美术编辑汪大燮；农业银行支行长邓载强；报刊编辑部主任鲁野；电视导演

周南征；袁隆平良种研发组成员李伯舜；儿科副主任医师陈伊丽；肿瘤科中医师王晋阳及人工智能专家吴本荣。我们中间各行各业的优胜者不胜枚举，他们或已成立家庭，或为工作岗位羁绊与高考失之交臂，心中成为一颗知识之星的愿景依然不灭，依托局办大学、电大及半脱产进修，自立自强，终归栋梁之列，成长为建筑师、地产评估师、中学校长、骨干教师、造船专家、软件工程师、生产科长、城市及隧道建设业务骨干、合资企业技术中坚……

50年，位育弟子在不断砥砺学术的同时，从不懈怠矢志以国为家，感恩报效，从农村、工矿走来，遍尝民间疾苦，我们的心灵，永远是普世价值的源泉……

50年，“众里寻他千百度”，为什么我们的母校情如此魂牵梦绕，经久不衰？为什么独在异乡，看似萍水相逢，一听彼此同是位育学子，心弦拨动，顿感一见如故，情同手足？因为它是我们灵智成长，理想燃烧的摇篮，是毕生的精神家园，是人间真情，它的浓度与流量始终成正比……

让我们拥抱这个日子，拥抱这个摇篮，拥抱这个家园，拥抱我们的母校，拥抱我们可敬的老师，拥抱我们可亲的同学，拥抱……正如席勒的《欢乐颂》最后一句所唱的：“拥抱啊，千千万万的生灵！”

（关于同学的资讯，均基于67届高中同学毕业40周年纪念册和个人访谈，时久且未经确认或更新。若有不详尽之处，敬请谅解。）



不死的老兵

----- 同学杨维德君

张人德 65届高中

“老兵不死，只是凋零。”

美国五星上将麦克阿瑟被召回美国，在国会演说时如斯说。

在这个年纪，属于我们的时代说凋零也是不争的事实。

虽然在同学会，在微信群，在世界各地旅途中，同学们依然意气飞扬，欢声不断，可是还是不断有旧友故人零星离我们先去。

同学杨维德君突然故去，让我猝不及防，感触尤甚。

算来我和维德君全家交往一个甲子有多。学校里从小学到中学，甚至一直同学到大学的校友有不少，终生都是好朋友。我和维德君从小学、高中同班自不待说，尤其我俩校内校外的兴趣活动大部分重合，互相影响。大学以后虽然不在一所学校，却也来往甚密，八十年代来美后还一直保持密切的联系，两家走动，交流无碍，应该在同学里不多。

虽然我俩从小学一年级就在一个班级，可是似乎互相印象不深，一直到四年级升五，才开始朦胧记得。

那时我们小学从长乐路华亭路口“江西小学”旧址要搬去东湖路淮海路口原来一家外籍学校新址。搬到东湖路反而挂牌“长乐路小学”，逻辑有些不懂。现在猜，正逢公私合营大潮，校董江西老乡彭文英先生挂靴，学校成了国企，总要有个新名字，加上大概是饮水思源的意思。改名同时，校方突发奇想要办“秋令营”，组织小同学们住

在新校舍，为期一周。具体什么活动记不清了，无非是早起操练一二三，大锅饭。可是晚上睡觉对小朋友们是个新鲜的重点。

比较中学里下乡睡猪棚，小学生们还是很受优待的，睡在打通的教室地板上。

记得大家睡地铺，互相排得挺挤的，维德小朋友大概和我隔几个同学。初有集体生活，小朋友打打闹闹自不用说，可是重点中的重点是每天睡前维德同学脱袜子。深秋初冬，天气很冷了，即使自小生活在上海，我们也是有点哆嗦的。维德非常被家里关心，被套了五双羊毛长袜。虽然因为穿脱不便，后来减少到三双，可也成了每次睡觉前纠缠他的噩梦。在小朋友们的哄笑中，记忆里这也成了我注意他的开始。

小时候的维德君长得有些羸弱，个子不高，尖下巴的大脑袋上架着一副很深的眼镜，远不及成年以后的气宇之轩然。当时又没有电视、游戏机，小学里就戴眼镜的孩子并不多，所以他的牛奶瓶底一样的眼镜很让人好奇，也是偶然小同学们恶作剧的目标。更让人好奇的是他的性格，很有些夸张，又会有奇特的主意。小朋友们玩演戏，他一定被推举演反派角色，什么大灰狼呀，美蒋特务啦，一举一动惟妙惟肖。



他也喜欢招引小朋友们在他的家里玩。一旦有人惹他不高兴了，他会跑到厨房里，拿把菜刀在砧墩板上剁得山响，小朋友们顿作鸟兽散。（行动有危险，模仿需谨慎）

我自认小时候脾气较温和，能忍让，认知这是他性格中表演性的一部分，一直和他 是好朋友。

五八年是大跃进时代，我们正处在小学五年级，历史注定我们有一个不同寻常的五年级。

我们的班主任邹辉老师从四年级一直陪着我们到六年级毕业，在我心中是一位伟大的老师。

她鼓励发挥我们的想象力和个性，点燃我们幼小心里的火苗，解决我们无力争取的外部 and 校方支持。想来她当时也就二十多岁，湖南口音，但并不妨碍她教我们普通话和汉语拼音。我现在能在电脑上打字都多亏了她的教诲。有我们那个时代的老师，所以我们的少年时期过得丰富多

彩、如火如荼，什么剧团呀，演出呀、写剧本呀、写诗歌画漫画呀……

维德同学一直自认在体制内是个角色，确实也是，所以举手投足充满了自信。而我因为性格的原因总在体制的边沿上溜达，几次射门都功亏一篑。但是不知怎么一变，非常时代里的我成了体制内活跃分子，而维德反倒成了一员体制外活动家。

时代的亢奋，让小学校的教育也非同寻常，各种活动丰富多样。除了赶麻雀，拾矿渣（至今也没搞明白拾的是矿石还是矿渣），收废铁，还有就是放卫星写诗歌，写剧本，每周一次的课外活动就是办木偶剧团，话剧团。

在我的记忆里，那就是一个嘉年华的狂欢年代。

记得布袋木偶时价四至七元一只，学校花了大价钱买了几只，还让学校蒋师傅给我们钉了一个木偶演出台，我不巧成了学校木偶剧团领头人。而维德父母很鼓励他兴趣爱好，自家出资给他买了不少特别角色的木偶，不屈居人下的他就自己在家办了一个木偶剧团。他妹妹和楼上两姐妹以及几位邻居小同学就成了他的洋粉团，俨然是“体制外”。不过他的木偶收藏很让我们“体制内”的眼红，从小就让我知道民办的活力比官办的强。

当然，什么五一节十一节，儿童节啰，我们会有被邀请去少年宫、工人文化宫演出的机会。至今还记得小我们二年级的大队长女孩子撅着小短裙报幕的样子。真是幸福的童年。

“民办文艺团体“就没有体制内这些优惠了。

从来也没有和他谈过这个问题，不过他的自信与生俱来，对此毫不在意。

回顾起来，维德君自小有当领头“羊”的冲动和能力，遇到困境能不被纠缠羁绊，走出自己的新路。一生如此。

回忆当时真的是一个伟大的时代，社会当时充满了想象力，尤其在我们这些迫不及待窥视世界的少年儿童眼里如此。不管大人们怎么想，我们孩子都坚信美好的将来很快就要实现了。

对社会朦胧无知的维德和我如饥似渴地埋头在儒勒·凡尔纳的惊险小说里，还不断交换心得。什么摩尔船长、



神秘岛、格兰特船长的儿女、机器岛、八十天环游地球……如数家珍。

记得最中意的一本新编的书叫“科学家谈21世纪”，除了给我们初开的心智打开了一扇神奇的大门，同时也把我们奔腾的想象力引导上科学的荆棘小道。

没有想到我们当时天天屈指计算能不能活到二十一世纪，现在都已经回首看那道风景线过去二十年了。

维德的爸爸是一位化学家，但是很崇拜“无冕皇帝”记者的职业，维德的妈妈又算是文艺工作者，所以维德经常被教育要“创作”，由此也很影响了我。

当时加加林上了天，科幻书里到处都是诱人的星星和宇宙飞船，“人造小太阳”里离地球11光年的半人马座贝塔星的天外来客已经耳熟能详；帆船时代的冒险被儒勒·凡尔纳已经写透了，合恩角，神秘岛，都能倒背如流；我们贫乏的小头脑对祖国山河还几乎一无所知。除了摩尔船长的鹦鹉螺号潜艇，大洋水底在我们想象中尚是一片处女地。几经商量，我俩决定合作写一本以海底为背景的科幻小说，“海底人”。

放学我俩坐在他家的室内阳台的桌子边，埋头书写，你抄我，我抄你。在他家的一本科学画报上看到“鮫鰐”鱼的照片，也就把它列入我们海底的风景线，从此这条深海鱼也成为我的一位老相识。因为这种合作近似貌合神离，各自发挥，除了开始的一心一意，越写到后面他和我的“版本”越来越不同，结尾也就南辕北辙，后来也顺理成章成了压箱底的作品。

十七八年之后沪上时兴了一部美国电视剧“大西洋海底来的人”，除了笔法老练，真不敢相信竟然与我们幼稚的想象有很多雷同之处。

年前维德君读了我的“吴哥窟的前世今生”后对我说：这是真正的你。几乎走过了崇山峻岭的一生，互相的认知依然在童年。这也是他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想起来百感交集，黯然无语。

在物质资源贫乏的年代，口琴是最容易接触的音乐启蒙乐器。

小时候维德家楼下客厅里的钢琴供楼上两姐妹和维德妹妹学习用，那个姐姐和我们同年，在音乐学院附小学习。才艺训练所费不赀，向来以女孩子为重，他没有被让学习钢琴。

从小学开始我们又不约而同地学习吹口琴。维德君从那时开始显示了他非凡的人际交往能力，让心理不成熟徘徊在边沿的我望尘莫及。作为不谙世事的我们来说，老师送我们去少年宫学习课外兴趣爱好是一个“体制内”的途径，可是维德君却能自费登门师从当时的国内口琴大师石人望。虽然师出同门，可是维德君因私相授受赢得的师生之情大不相同。口琴由此也成为他一生的挚爱。

来美多年之后，他仍旧爱用石人望改良的口琴在各种场合独奏演出，钢琴伴奏后来就由他的宝贝女儿合作，别有一番心境。



维德君是一位学习认真的人，很快口琴技艺冠压群芳，升任上海市青年宫口琴队首席。这当然和家庭传给他的天赋大有关系。

维德君一学习就特别认真，在家里尤其如此。只要他在学习，即使有人拜访他也不搭理，自管自趴在桌上做作业。聪慧者如他，这么认真就难以不成功。至今他在班群里自称“课代表”，可见其自我认可的自豪之情。

从高中起，忘了是什么机会他邀请我开始组织了学校的口琴队，上下打点自然是他，他也自然是首席演奏，不少校友因此认识了他。他也很有些大牌的气派，成天忙忙碌碌，非常体制内。

当时同时忙忙碌碌的同学多在装收音机呀，电视机呀，体育比赛呀……现在的家长把孩子从一个兴趣班赶去另一个兴趣班，大概源自那时。不过现在孩子大多是被赶着去，那时孩子是自觉自趋。

那又是一个对音乐入迷的时代。

进入六十年代，音乐的来源很有限，可也阻止不了

少年的好奇心。记得我俩用他家一架手摇的小留声机反复听“威廉·退尔”和“天堂与地狱”。因为时代的关系，维德君至今仍喜爱国内民族音乐改编的口琴曲。“花儿与少年”大概是他最喜欢演出的一首独奏曲，演了几十年欲罢不能。除了传统口琴技艺，他心底的浪漫情怀不言而喻。

学校口琴队排练就在红楼后的阶梯教室内，第一首练习演出的乐曲是维德君选中的“嘎达梅林”。钢琴伴奏下乐队琴声响起的感受至今历历在耳。这是从我心里经手心流出的第一支音乐清泉。

在少年宫重奏组大家喜欢一些软性欢快的轻音乐，维德君却很坚持民族乐曲。

折衷的选择就是选一些非洲的器乐曲，比如阿尔及利亚名曲“达姆达姆”。最后打击乐器欢快的结尾让人欲罢不能，很煽情，大概也是最受同学们欢迎的曲目之一。

演奏音乐自然也就喜欢听音乐。维德君听音乐有一个少有的爱好传承自他父亲，就是音量开得极大，在他家几乎都不能忍受耳膜振动的幅度。如果你不好意思把音量调低些，他马上会把音量调回原样，让你只好早早告退。

后来大家开玩笑说，在维德家听音乐最好是坐在弄堂里听，开着窗户的他家就是一个大音箱。

乘着“创作创作”的原则，我们也会试图写一些乐曲，只有一些基本乐理常识的我们当然也只是平庸的模仿而已。三十多年后维德君在家里向我显示了一些当时油印的曲谱，工工整整的刻谱，处处露着少年时代的认真。我几乎都已经忘了的事，突然间见到，感动非常。维德君是一个念旧的人，同样传承自他父母，收藏历史不遗余力。

维德君也是一个不断创造新领域的人。我毫不怀疑因为他父亲化学的背景，他也投身化学专业。在家里最基本的化学工作就是摄影了。这也是他影响我最深的一次。

凭着他过人的交际能力，一到五一、十一节日，他就会拿着一张少年科技站摄影组记者证，出没上海各观景禁地拍照，拍焰火灯景等等。相信他也是因此认识同好叶震晓君（后来进复旦物理二系，朋友一生。维德经常转发的微信就源自他），后来也成了我的朋友。

不过维德君对摄影的注意力主要在化学成像方面，对相机、镜头的注意力不及震晓君。

那是文革从如火如荼转入清静无为的时期。他把他家客厅到花园的一边小过道前后一关，变成了一个两米见方的暗室。在里面我们练习操作全套暗室技术，从冲片到照

片放大上光，最后彩色冲片放大，几乎每天都混在一起。有时他也会把钥匙给我，让我单独使用暗房。

维德君是一个技术至上者，虽然各种技术出神入化，可是摄影作品实在难以恭维，除了在少年科技展汇报，他自己也从不悬挂自己的作品。

我猜测这也是他最后选择研制摄影材料，而不是摄影艺术之故。

杨伯伯是一位慈祥先辈，觉得他特别有理想有情调。维德的妈妈是一位晚清名门之后，又在上海文联工作，算得上是一位左派老太太，虽然爱子，可是对维德君的要求十分严格。

相信因为他父母交集的影响，维德君总有一些出人意外的趣事。

有一次我姐姐在楼下街上见到维德，身穿一件中式马甲，头戴瓜皮帽。为他为何如此？答，去中药店抓药。

大学毕业各自一方没有联系，八年后我们陆续回到上海，各自在读研究生。一天维德君突然造访我家，扣门而入。几乎没有任何寒暄，直入主题地和我讨论一道数学题，完了转身就走，没有多余的一句话，不见突兀，似乎前一天我们还同在学校学习一样。过去的岁月没有失去一片云彩。

最逗的是我在我们家游泳池里逮到一只可爱的小青蛙，送给维德君的女儿。不料之后他多次委托我购买各式奇奇怪怪的蛙类。后来我去他家时望地下室一看，他养的宠物居然都是些蜥蜴、青蛙等两栖爬行动物！吓出一身冷汗。

虽然走过坎坷之路几十年，维德君居然还能保留着孩童般的纯真，会轻信人心的善良。

有的时候他的幽默和执着就是一线之隔。

高中同班的同学都会记得，每当课堂上老师说出一句什么笑话，全班哄堂大笑。可是维德君总在笑到尾声时才突然爆发由衷的大笑声，引得全班再笑一次。我经常对他说，你的神经传导比常人慢一拍。

维德君努力工作一辈子，辛苦了一辈子。维德君对自己不断鞭策，血液里有母亲的贵族基因；文革中维德君的



家庭很不幸，可是他对世事宽厚，秉承了他父亲的厚德。

维德妈妈过世之前我回上海去看望她，那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事。处处孕育我们从童年到青年时代记忆的房子已经面目全非，患老年痴呆的杨妈妈只由一位保姆照顾着，躺在床上不能说话，看见我时她流下眼泪，依然认识我。我紧紧地拥抱了她，也是在拥抱我们的童年……

一代又一代，渐渐离去。

生命是时间的函数。时间的系数让生命有多么灿烂如花，不同的常数决定了生命的高度。每一个生命都萌发、灿烂，最后消失在永恒之中。

作为一个平凡的父亲，维德君最伟大的“创作”就是57岁那年生了女儿薇薇安。女儿继承了他家庭音乐的天赋，是他一生最大的希望和骄傲。

同学们都看到薇薇安在她父亲无微不至的关怀下幸福骄傲地长大，衷心祝福这孩子有辉煌幸福的一生。

作为维德君一生的朋友，谨以此文纪念他丰富多彩的生命和我们业已凋零的年代。





珍藏半世纪的

位育中学录取通知书

康雪培 68届初中

也许真的是老了，现在静的时间要比动的时间多多了。闲暇时，思绪便会占为上风，随意把我拽回到生命的某个阶段：童年，青春少年，中年。最近把尘封久远的珍藏找了出来，细细翻看。说是珍藏，其实是些毫无金钱价值，只是在我个人心里视为珍贵的旧藏，里面有我插队时血汗换来的公社，县级“先进个人”的代表证和奖状，高考准考证和成绩单，托福考试成绩单等人生历程中来之不易的东西。当一张日期为1965年8月12日，盖着“上海市第五十一中学”红色印戳的录取通知进入我眼帘时，我怦然心动，眼眶就跟着湿了。我把通知书小心地摊放在手上，感受这张有半个多世纪年岁，发了黄，巴掌大通知书的分量，感觉这小纸片似乎仍然带着当时我小小少年暖暖的体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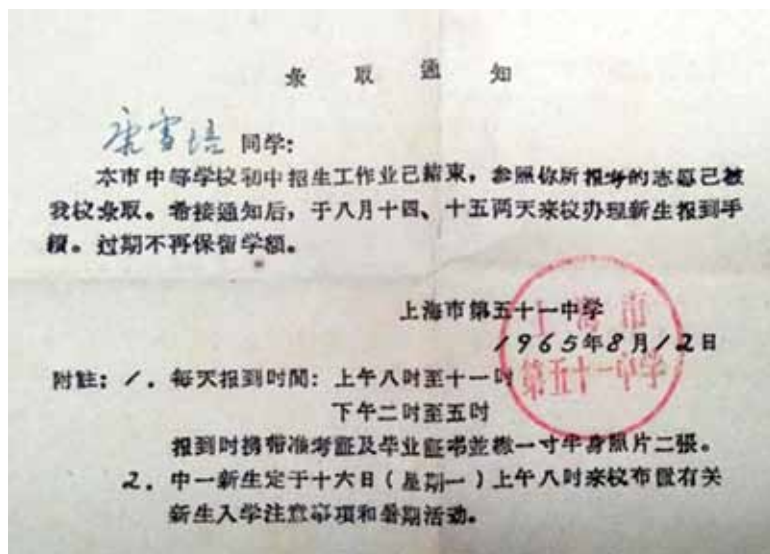
小学升初中考试结束，接近发录取通知书的那几天里，我每天都会早早上楼等候邮递员的到来。与我一起等候的有楼里邻居家五个与我同龄的孩子，加上一两个不上班的大人。记得那是个阳光明媚的上午，邮递员骑着脚踏车拐进了公寓楼的花园，一手扬着通知书，一手按着车铃招呼我们。还没来得及等他完全跨下车，我们把他团团围了起来。楼下那位伯伯手快，一把把那叠信拿下，我们的头一齐凑了上去。最上面的那封是发自上海市第五十一中学的，哪个幸运儿的呢？我的心不由地紧张起来。楼下伯伯眯缝着花眼看了又看，确认不是他孙子的名字后，怏怏地把信封给了我。我接过信，见是我的名字，高兴地一步两阶梯地蹦上了楼。回到家，打开信封，带着欣喜读了一遍又一遍。

我就读的徐汇区第一中心小学是区里的重点小学。小学六年，我成绩优秀，一直为班里的中队学习委员。小学毕业，报考的第一志愿自然是徐汇区的重点中学——第五十一中学（后改名，本文也改称位育中学）。再说位育中学是当时全市为数不多的五年制中学，校名更为响亮诱人。我算术考试答题都对，作文又是我的强项，应该是考得不错，可我仍然天天忐忑不安，没心思玩耍，直到收到录取通知的那一刻。夜晚睡觉，我仍爱不释手，把通知书捧在手上，又贴在胸口，直到困倦了，才把带着体温的通知书小心翼翼地压在枕下。那晚，我睡得特别香。

我家住的公寓楼，其一面与位育中学的红楼仅一篱笆

之隔。家里的窗户与红楼近距离对望。那幢欧式四层楼的建筑以红砖为外墙，故称为“红楼”，里面有图书馆，总务处，校长办公室等，可谓是学校的中心和地标。红楼后面是学校操场，每天体操音乐响起，各班级的学生整队入场做操，然后上下课铃声，眼保健操音乐定时响起。夕阳西下时分，生机勃勃的校园在余晖的映照下归入一片静谧。那份自懂事时就有的熟悉在我幼小的心里播下了憧憬，渴望长大能成为校园里的一份子。

我终于如愿以偿了！



1965年入校的新生有十个班，我分在中一（8）班。班主任龚稚玉老师只比我们年长十来岁，是刚从上海师范学院毕业的高材生。她两条长辫整齐地盘在脑后，使她显得更为成熟，班里的调皮男生对她都有几分敬畏。龚老师脸庞清秀，身材纤细，嗓音却清脆嘹亮，语文课上得有声有色。中一数学学的是苏步青编写的五年制数学教材，比其他学校的初一学生要早接触几何，工业机械三视图等实用知识，其中的解析题对我们的思维方式和能力都很有益。其它各科老师很有实力，执教认真，使我们每堂课都收获满满。从我家窗户向右遥望，望得见我们班在教学楼一楼的教室。开学不久我因阑尾炎手术在家休息两周，每天趴在窗口，眼巴巴望着教室里显露的隐隐约约，竖耳细听教室里飘出的朗朗书声，心里为缺课着急万分。

除了上课学习知识，我每天戴着引以为豪的校徽，与要好同学结伴，一起上学回家也是一大乐趣。从我家到复兴中路的学校大门，步行五分钟的距离，路上经过襄阳幼儿园。天气晴好的中午回家吃饭，我们总会绕到幼儿园的那小块绿化地，捉一会儿蝴蝶，欣赏一下肉肉植物盆栽，玩一小会儿小女生永远玩不厌的小把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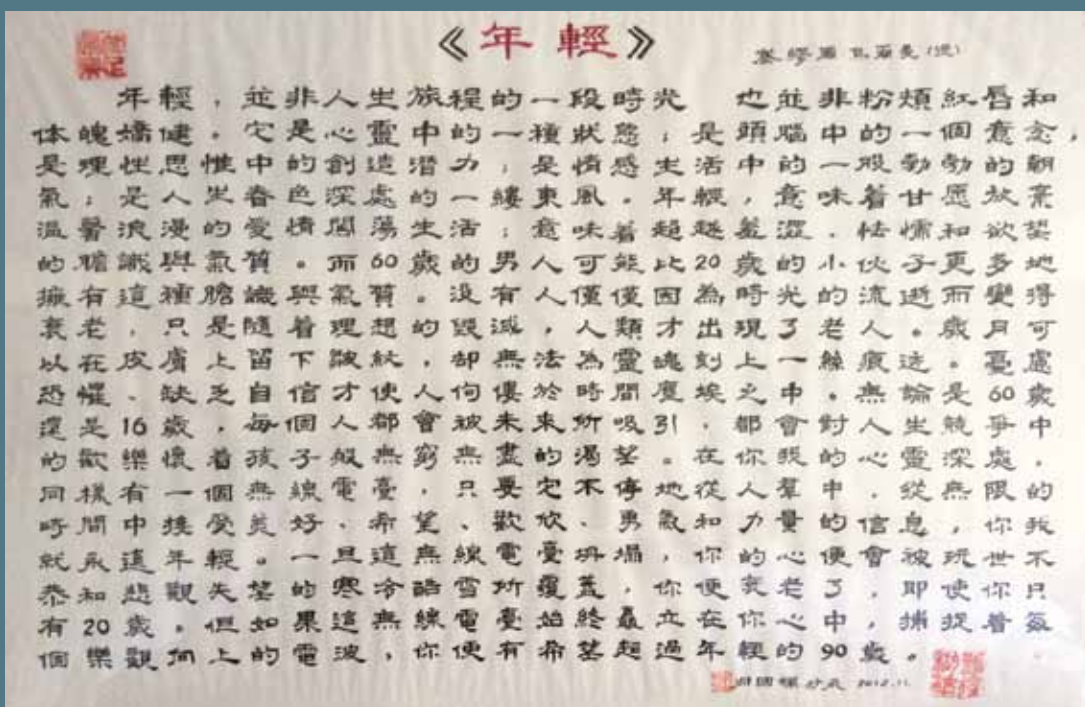
可是好景不长，上中学还没到一整年，1966年5月发动的文革浩劫终止了我们的正常学习。校园里贴满了破损丑陋的大字报，成了硝烟弥漫，腥风血雨的战场。学校的广播喇叭里整天播放的是刺耳的斗争口号，造反歌曲，让人心烦意躁。我家窗户下的那块学校的壁角成了批斗重地。我早上躲在窗帘后看着被打成牛鬼蛇神的老师，每天在这里重复一遍被斗仪式：背毛主席语录，唱“牛鬼蛇神之歌”并自搨耳光，各人思想汇报之后拿起个劳动工具，分散去打扫校园劳动改造。时而会有个老师被红卫兵学生揪到这壁角，一阵拳打脚踢，看得我心惊肉跳。位育中学的创办人，前校长，教育界名人李楚才先生住我们公寓的六楼。由于“天时地利”，屡遭学校红卫兵的光顾，房间里被抄得所剩无几，空荡荡的带着回声。红卫兵还从马桶里舀碗水加把豆子，逼迫老校长吃，说是让他体验解放前劳动人民的生活。老校长被批斗迫害的场景，令人揪心，不堪回想。

没有学上，不用考试的日子倒是很快，一晃过去了两年。当“复课闹革命”那阵风把我们刮回到学校时，走进教室的不是上课老师，而是工宣队，军宣队，带领我们读毛主席语录，进行政治学习。再一转眼我们就初中毕业，被下放到天南地北的穷山僻壤接受“再教育”了。

人的一生无法躲避政治大时代的裹挟，我们生不逢时，正值最佳的学习年龄，却年复一年地与泥巴打交道。我们仅接受了比小学生多不到一年的正规教育，却被冠以68届初中“知识青年”的名称，愧也。文革结束后，我们牢牢抓住青春的尾巴，争分夺秒地学习知识，为自己的人生努力拼搏，为不曾绽放过的青春芳华补上几笔浓墨厚彩。

岁月匆匆，无法倒流，记忆却可以天马行空，任意触碰我们藏在心底深处的点点滴滴。受害于文革，我们的中学记忆大多是五味杂陈，经过大半人生后，回首往事时，发现位育在我们心中的位置依然厚重。国内教育领域中出类拔萃的位育精神影响了我们今后的人生志向和进取，成了我们一辈子的精神财富。北美位育海外学子创办的《钟声》纸质和网络杂志，延续了旧时位育“钟声”黑板报的优良传统和质量，得到北美、欧洲位育校友的深深欢迎和积极参与，使位育的钟声长长久久地回荡在我们心间。国内同学聚餐聚会，话题也无外乎是我们共同的母校和教过我们的各科老师，那些记忆虽然久远，却不暗淡，依然光鲜。经过岁月的沉淀，成为了一种特殊的位育情怀。是这个情怀延续了我们年少时代的那份自豪，对教过我们各科老师的那份感恩，对位育中学的那份永远不变的热爱。

康雪培：上海位育中学68届初中毕业生，安徽插队五年。1982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外语系英语专业，后在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任教。1988年赴美留学，获英美文学硕士。出版了中英文版纪实小说《中国知青》《China's Sent-down Youth》；英语版纪实小说《In The Countryside》；担任英语版《Zhiqing, Stories From China's Special Generation》一书的总编；短篇，诗歌，翻译作品被收入多种书籍，杂志和期刊。



书 法

周国辉
五九届高中

我的速写缘

汤沐黎 66届高中

去国日久，初回上海老家小住，难免带点试探性，但很快就乐不思蜀了。生活是丰富多彩的：亲朋好友的聚会，琳琅满目的文艺，天南地北的旅游，声名遐迩的美食……记得有次某位老同学席上喝多了，盛情来敬酒。他展臂熊抱，贴着耳根用极轻的声音告诉我他的秘密：“上海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这辈子不会去别处过了！”此话隐隐挑起我少年时代的优越感，一种作为上海人的骄傲。原以为此类感情早被十年动乱的野火烧尽，想不到它春风又生了。好光阴谁不留恋？我觅来速写本，用钢笔墨水记录身边的人和事：一顿饭勾一页，一次活动抹几张，一趟旅游填满整本。这种“速写日记”给我带来了莫大的愉快。想想也是，无目的无压力，爱怎么涂就怎么涂，能不愉快吗？步入古稀，贵在放松，何不为之？

然而半个世纪前，在我初习速写的阶段，情况迥然不

同。那时，速写号称技巧的磨练，生活的积累，战斗的武器，政治的任务，是一刻也放松不得的。

说速写是技巧的磨练，源于我的求画经历：小学二年级考进上海徐汇区少年宫西画组，“啃”了八年石膏素描和静物水彩，没认真涉及速写。高中封笔迎高考，迎来的是大动乱。到毕业分配进畜牧场，已数年未动笔矣！那时白天苦干搬运重活，下工后政治学习，没有整段业余时间供支配。好在重活之间夹带多次短歇，给我机会掏出本本来划上几笔。周围生活川流不息，我得在纸上捕捉任何暂时静止的东西：牧工、车辆、母牛、幼犊……慢了对象就跑了。争分夺秒，每天合起来能练上两小时，由此提高了画技。从1969年首幅油画被上海美术馆展出到1978年考取中央美院研究生，我赖以搞大型创作的基本功，就建筑在少年宫的培训 and 进畜牧场后的速写练习上。



跪姿瞄准 碳精彩铅 1973

汤沐黎

说速写是生活的积累，是因为开始搞美术创作时，我还是一个刚从高中毕业的城市青年，对外界社会和基层人民的生活认识肤浅。通过经常在农场公社畜牧场画速写，我不但熟习了农牧民生存环境的方方面面，还体会到了他们感情世界的苦乐酸甜。我学会了观察和表现劳动中的人体美、机器美和环境美。脑海中构图叠出，创作欲望奇浓，渐渐地我被当时社会认可为善画上海农业题材的“专业户”，并被调到农展馆作美工。现在回想起来，若不是大时代的机遇，若不是速写积累生活的结果，我的艺术本不会和农口有什么瓜葛。

说速写是战斗的武器，是因为我投身美术时，中国正处于史无前例的动荡状态，运动一波连一波。我曾无数次被差去为出版物、大批判、油印小报、墙报配插画。过程一般是先酝酿构图，然后找几个模特摆架势，分批速写，再拼绘合成。那年代，每个单位大门口都竖着领袖油画“宝像”，几米高的铁架牌被风雨侵蚀甚快，主要靠一支业余画家队伍来保养翻新。起先在本牧场，然后被借到外单位，我画过各种年龄的“宝像”：正面、侧面、军装、便装……起初按小样打格放大，后来画熟了，无格无样，脚登高台架，手持长竹竿，竿头绑笔，在群众围观下一挥而就。其实这也是速写，一种特殊条件下产生的幅度大力度强的速写实践。它培养出了一大批油画快手，形成全国各地美术普及的中坚力量。

说速写是政治的任务，是因为五十年前美术界曾以速写的名义掀起过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它自上而下激烈反对在创作中硬搬照片，提倡运用写生速写作为创作的资源。一时间，报纸杂志上速写版面骤增，画家们纷纷开始猛画速写，害怕背上创作方法有问题的黑锅。我本就是速写的爱好者和实践者，但相信创作方法因人而异，用照片，靠写生，凭想象，甚致借酒助兴，各有其道，不宜强求一致。速写是主题性创作过程中的一个小步骤，不能仅以它来定成败。立意好，成品总体质量高才是最终标准。另一方面，当年的这场运动确实提高了速写的艺术地位，使它几乎成了独立画种，并吸引培育了整代精于此道的人才。

高考恢复后，我破格考上了研究生。在北京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学习的年代里，我停止了速写，把精力集中到人体长期作业上。每幅课堂习作费时两三周，努力把细节刻划到极限。我上美院的目的十分明确，那就是打下更坚实的学院派基础。

1981年进英国皇家美院深造，他们不设长期作业，速写反倒成了正课。系里备有专用教室，每周两个半天雇了裸体模特，供绘画系三个年级的师生用。据说工资差距把好模特都吸引到时装业去了，来美院的皆是体型欠佳的“大龄剩模”。他们半天一换人，半小时一换姿，使画者不速也得速。有次到了开课时间，“大龄剩模”没来，大家无精打采地干等，一位身材姣好的白人女同学突然站起来问：“你们愿不愿意画我？”大家一怔，不约而同地说“好啊！”只见她毫不犹豫地脱光衣服，登上模特台，不用吩咐，立，坐，跪，躺，几分钟一换，摆出种种精彩姿势让同学们画。教室中顿时灵感爆发，许多人一口气画了几十幅。我边画边对自己说，这种事决不可能发生在中央美院。速写结束时，自觉好像上了一堂生动的中西文化习俗比较课。

至于速写在生活上给我以回报，亦始于出国初期。那是1981年12月中旬皇家美院第一学期结束后，我赴爱尔兰的克尔坎尼(Kilkenny)过圣诞节。邀请者是英籍爱尔兰女同学白兰(Caroline Blunden)和她的孪生妹妹。她们家是世袭老贵族，住在乡间大庄园里。这次出游，有倚今声词《风入松·爱尔兰访友》为证：

青松绿草漫天蓝，愈显教堂安。窗玻璃彩龛烛曳，风琴响，顿感超然。默视陵园碑老，新留几束花环。

乡村爵邸访淑李，国酒叙悲欢：贵族袭祖承封邑，遗产税，代代心寒。骑士游征天下，敛财长续家传。

填词之外，我画了大量肖像速写。当地贵族乡绅的



左2作家白桦，左3演员王蓓-钢笔 2011

汤沐黎

庄园垄陌相连，方圆百里皆世交，且都有延续家族肖像之传统。要想获取成功，必须画得快、像、生动。若一人满意，全家都画；若一家满意，家家都画。白兰姐妹开车带我挨户画过去：从钢笔白描小孙子到炭精涂抹青少年，从盛装主人像到满堂福全家乐。甚至拿出当年画“宝像”的本事，一天之内在狩猎厅粗墙上用漆枪喷涂了100平方米大的壁画《鹰豹图》。当然，英语很关键，上海位育中学的教学，文化部的留学考试，北京语言学院的集训都功不可没。它们帮助我到英国后顺利融入当地社会。在克尔坎尼，宾主聊天交朋友，同餐共饮，画完惜别，双方皆大欢喜。这次经历把我出国初期的忐忑心情一扫而空，以致逢假期就朝外跑，越跑越远，毕业时竟跑了欧美亚非共卅国。

另一例发生在翌年春天复活节假期，一名英国外交官夫妇邀我同游西班牙。他们备了一本精美速写簿，请我画下沿途所见留念。对刚跨出国门的留学生来说，这是早开眼界的好机会。沿途食宿无忧，去各城市美术馆瞻仰向往已久的名画真迹。而信手涂来的小簿子从此被友人珍爱不已，其乐融融。

和速写相关的游访高潮，发生在三年之后。时值我妻前来伴读，共度旅欧的最后一个冬天。风声传到了英国女王嫡系表特侯爵（Marquis of Bute）耳中，夫妇俩诚邀我们造访其在苏格兰的世袭封地。我们跨出迎宾轿车，才发现自己置身于汪洋孤岛，岛上有山湖森林，有城堡骏马。多年后，我将作客经过录入了这首《声声慢·悼表特侯爵》词中：

英王嫡系，表特侯爵，高格儒雅矜持。领水拥山，运筹万贯家私。夫妻笃爱艺术，盛情邀、远访宗祠。表特岛，乃独门天下，万物丰滋。

我与娇妻试马，到陌头嬉戏，海角奔驰。尝遍珍馐，懒浮玉砌瑶池。欣然画成爵像，忆悠悠、美酒褒词。已作古，忘年交，情寄此诗。

在那里短短几天，许多经历都是人生第一次。譬如在侯爵独用的大教堂里出席家庭宗教仪式，在城堡的地下大温泉池内的柱林间穿梭游泳，站在螺旋浴架中心享受环身冲水按摩，开窖品尝百年名酒，练骑洋马，学捕鳟鱼……每天起身前，仆人会吧轻便小桌架到金帐顶下的大床上，早餐倚枕伺候。晚上在数十英尺长的正餐桌上，侯爵夫人耐心地教礼节知识：用小银盏端上的水不应喝，那是洗手指尖的；早餐白煮蛋不应剥，

得竖立在小银托上，用小银刀轻轻平削顶壳，撒点盐，再用小勺舀吃。我为侯爵夫妇和四个子女都画了像。临别时，纪念品中有一本签名的精美图册，题目叫《英国古城堡中的名贵便器尿盆集锦》。归程中翻阅哑然失笑，因为认出几只是自己刚用过的。

拿到英国皇家美院硕士学位后应邀去了美国和加拿大。那里没有王公贵族，但肖像画传统仍在，只不过被政府首脑、大学校长、公司总裁和文化名人所继承。如果有人以为精雕细作的油画肖像与速写不沾边，那就错了。把关的各级艺委会成员文化素养挺高，他们要求画家面见被画者，并至少画一幅写生来熟习被画者的特征。对此我总是认真完成，从加拿大总理画到美国宝洁公司总裁，从国际音乐大师画到常青藤大学校长，也算得心应手吧。

我的速写缘始于黄浦江畔、经泰晤士河、赫德森河、圣劳伦斯河，又伴我回到黄浦江畔。栖立于东方明珠之巅，只见长江口水波连天，自己像候鸟一样年年归返。命运和生活，它们使我和速写结缘。此缘无穷尽，此缘无穷乐。

2012年初稿，2019年修改



婚礼小乐队-钢笔 2012

汤沐黎

最是故乡难割舍：亲情友情师生情

吴雪薇 59届初中



访李嘉曾夫妇

近几年，我都选择十月中旬至十一月中旬回上海探亲。探亲以聊慰随着年龄增长而越来越浓厚的故乡情。探亲的含义早已从探望亲人，延伸到了拜望朋友和与昔日的校友们聚会。故乡情之所以难以割舍，就是因为包含着难能可贵的亲情、友情与师生情。

亲情平凡亦无价

2019年11月18日我又踏上了近18-20个小时回国探亲的旅途。我说了我们会自己叫出租车去酒店，可是弟妹们不让，“大姐回国探亲，哪能不去接机呢！”弟妹们都是七旬的老人了，我很不忍。弟弟用他公司的七座小面包，一只手开的车（另一手臂抬不起）和二妹两人去浦东机场接我们。因为在接机的人群里没有找到弟妹，我借用机场服务处的电话给弟弟手机打电话问他在哪儿。弟弟简短回答，“5分钟就到。”我后来才知道弟弟因为开车时接手机电话被公路上的摄像机拍到了违反交通规则被罚款几百元加记了违章分点。可见中国的交通管理系统现在又先进又严格了。

到上海后时差还没有倒过来，第二天晚朋友事先预定好的音乐会票陪我们去上海东方艺术中心音乐厅的“何塞·库拉音乐会”。何塞·库拉是世界著名的指挥家和歌剧演员。同台演出的有男中音歌唱家洪之光（Hong Zhiguang），耶鲁大学歌剧系第一位获得最高级别艺术家文凭歌剧表演博士的中国人，现任耶鲁大学全日制选修课声乐教师。另一位是女高音歌唱家徐晓英，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曾多次获得国际声乐歌剧演唱比赛的奖项，上海爱乐乐团和上海爱乐交响合唱团伴奏。演出很精彩。朋友告诉我们在中国这是唯一的一场演出。当然票价也不菲：1200元/一张票。我本以为不会有多少人来看这音乐会，没想到这场满座！虽然国人的艺术欣赏水平很大提高了，可是音乐厅警示灯一直亮着一严禁拍照录音摄像，

许多观众置若罔闻，只管用手机或照相机拍录。音乐厅的四周都站有工作人员举着警示牌或进到观众席直言阻止。我很为这些不遵守规则的人难为情。

妹妹热心领我去南京路上国际饭店隔壁的高档上海理发店去洗梳做头发。轮到我坐在了第一把椅子后，我妹妹告诉第一交椅的老师傅：“我阿姐刚在外国烫过头发不久。”我从镜子里看到老师傅瞥了一眼我的头发，对我妹妹说，“晓得的！他们这种发型像熟泡面。”经过一小时的洗按摩吹烘干出了理发店，妹妹说，“你的头现在好看来。”我现和上海马路上走着的阿姨妈妈头型是一样的了，我有做回上海人的感觉啦。

友情深重难舍分

应上海朋友（原西安外语学院邻居好友）德语教授夫妇邀请，去浙江乌镇旅游两天。那里刚开过世界互联网大会，紧接着是戏剧节，各种剧目登台表演，很是热闹。此地是著名才子文人吴牧的故乡，我们参观了吴牧博物馆，对先生肃然起敬。和朋友相聚的两天叙旧聊天讲不完的话。约定以后每年来上海要再相会。恋恋不舍分别后又应邀去西安与昔日的同事好友聚会。在西安外院共事过十五年同是英语教学的老师们现也都退休了。几十年没见都还能认出来叫得出名字，大家都激动非常！我和先生熊陆以前的同事也聚会了几次。那些老艺术家们如负恩凤，安志顺等年岁已高，但是敬业精神可嘉，令人感动。短短四天，友情深重，难舍难分。

师生情谊超时空

更使我此次上海探亲之行难望的是看望母校上海位育中学尊敬的田丽云老师和一些昔日学友。我约了位育的老同学宋连弘，黄涨宝，诸亩青一起去看望田丽云老师，我们初中时的班主任。田老师看见我们很高兴很激动。九十四岁的田老师依然精神矍铄，心态平和。她反复说的一句话是：“今天你们来看我，我真高兴。我会接连高兴好几天呢。”

源于母校的师生情当然包括同窗之情。我也抽空和老同学李嘉曾见了面。我和李嘉曾同是上海高安路第一小学第一届毕业生，后来又都是位育中学的校友。相隔多少年没见都算不清了，这次在上海见面很难得的机会。老同学

像年少时一样沉稳，勤奋，知识渊博，兴趣爱好广泛。他是地质学专业的，可是发表过许多文章和著作，我这个从事大学英语写作课教授的自叹不如。

师生之情是超越时空的。我们在田老师的家拨通了当年的班长现居加拿大的老同学许宝坤的电话，许宝坤同每一个同学和老师说了话，大家都兴奋激动万分。许宝坤同学后来告诉我那晚他兴奋得久久无法入睡。老同学们对我说：“常回来看看！看一次多一次！”是呀，我们那天聚会的同学年龄都不小了：79，78，76和75。我赞赏这一说法：看一次多一次。明年我还会回来的。年年都会回来！

最是故乡难割舍：亲情、友情、师生情！



探望田丽云老师

迟闻郭君猝离

疚歉并痛 七律两首

徐宏亮 65届初中

初四有约惜爽约，十四永诀痛无知。
已去愈月遽惊起，犹存当年时言止。
无影灯下诵叮咛，沉痾榻旁忆励志。
君逝我存理何在？布谷啼血声声迟。

（注：五月初，我已能走动，邀郭君8日饮西式下午茶，略表微忱，临时她有事未成行。18日我们在微信上谈陈文翰老师照片，时间指向18:22，不期她当晚病发，我浑然不知。此后微信上消息全无，因记得她六月去新西兰小住，未理睬。直至7月7日才直觉萌生，唤报平安，是女儿详细回应。

春节后我赴手术前，她邀我午茶，席间多方安抚叮咛，席后送我至小区门口，再道珍重，不期永诀。手术后醒来，她第一个在微信上分享悲喜。

我曾戏称其郭公，不料是布谷鸟的别名。该鸟啼血，声状“不如归，不如归”，闻者能不潸然？）

天诚严格我福祉，缘君为友半纪深。
精神护工归名实，亲切长姐送暖情。
嘉言谆谆声入心，懿行泱泱润无印。
惠君惠众泽后人，位育女德臻化境！

（注：郭君差几天可在上一届就读，规则严格，降落本届，开始我们五十余年的友情。她乐于倾听，有求必应，且擅于疏导。我病中脑洞大开，直唤其为精神护工。受惠于惠君者多矣，她是位育女德之集大成者。）



追思67届高中郭惠君同学

板栗飘香

叶秋怡 66届高中



每逢六月下旬，我家后院里飘荡着阵阵清香，淡淡的，若隐若现，那是板栗树开花了。

喜欢板栗树的情结，始于我在德国留学期间，那时租住房间的朝南大窗外有一棵板栗树。夏天，板栗树展开浓密的绿荫，挡住了灼热的阳光。冬天，树叶凋落，阳光透过大玻璃窗，照得房间温暖明亮。金秋十月，毛茸茸的板栗蓬成熟了，掉在草地上，房东老太太捡回后，剥出板栗，放在水中煮熟，满屋子里飘逸着板栗清香。房东告诉我，这棵板栗树与房子同龄，它在幼小时很难伺候，容易冻伤，那树杆在一米高处的分叉就是在幼小时受伤造成的。从那时起，我向往着自己也能有棵板栗树。

到了美国工作后，多次跳槽搬迁，1997年受雇西门子公司，参加与IBM合作的微电子技术开发项目，到IBM位于纽约上州的开发部门里工作。就近买了房产，院子宽广，占地一英亩多，足够供我过种树的瘾。这里位于哈德逊盆地的南端，四季分明，气候湿润，利于植物生长。山岭上覆盖着茂密的树林，郁郁葱葱。不仅种树很容易成活，而且院子里还会不时长出野树苗。刚搬来的最初两年里，我种了些快速生长的树，如杨树，柳树，还种了些鲜果树。2003年，公司之间的合作项目终止，我加入了IBM，为了庆祝这次的跳槽，决定种些板栗树。

从网上查到，在美国，最优良的板栗树种是中国板栗，远比本地板栗树抗病虫害。于是在网上订购了六棵树苗，不久，宾州的苗圃寄来了六棵树苗：裸根，长2尺不到，粗细仅如筷子。择地种下后，期盼这些羸弱的树苗能成活。不久，五棵树苗发了芽，只有一棵没成活，那是因为被栽种在山里水道上，下水不畅。我给每棵树苗都加上铁丝围栏，这里白尾鹿出没频繁，栽种下任何植物，必须加以围栏保护，并且需时时检查，及时修补被破坏的围栏和网罩。最初的围栏用2尺高铁丝网围成圆筒，上面还蒙上塑料网。白尾鹿居然捅破塑料网，把新长出的树叶吃了，于是换上较坚固的四尺高铁丝网，待树苗的树枝长得高出铁丝网，白尾鹿又把树叶吃了，就再用木桩把铁丝网升高，保护树冠。在如此细心的照护下，小树苗渐渐长大。

自2006年起，因工作需要，到外地工作。纽约房

子空关着。在此期间，一棵板栗树苗的防护围栏被白尾鹿破坏后，没能及时修补，长出的叶子时时被鹿啃食，始终没能长大。直到2014年退休后，我才重新住回纽约上州的家园。这时，四棵板栗树已经长成20多尺高的大树了。夏天，板栗树投下浓浓的树荫，白尾鹿们也喜欢在树荫下乘凉。想当年，为了维护这些树苗，我花了多少精力与白尾鹿周旋。真是前人种树，后鹿乘凉。



两只白尾鹿兄弟在板栗树下乘凉。

退休后的一大消遣就是打理家园。经常去看板栗树。六月里，中国板栗树开花了，板栗树就像戴了一个奶黄色的帽子。雄花先开，是一簇簇的嫩黄色的花瓣，毛绒绒的花蕊铺展开来，摘下一根花瓣闻闻，有淡淡的板栗清香。自从闻到过板栗花香后，嗅觉能够追踪那香味，就能感到满园都飘逸着板栗花香。雌花往往晚6~7天才开，那根本算不上是花，仅仅是一根整齐光滑的绿色小辫子，小辫的底部有一个黄豆大小的板栗。板栗雄花开花后，花蕊颜色逐渐变深，十多天左右纷纷掉落，那时树下铺满了棕黄色的



板栗花：雄花毛茸茸的，雌花仅是一根光滑的小辫，底下一个黄豆大小的板栗。

花瓣。雌花瓣根部小黄豆似的果子随着时间渐渐长大，三个月后长成桃子大小的板栗蓬。

顺便提一下在欧美非常普遍的马栗树（horse chestnut），我在欧洲旅游时，从土耳其到芬兰，处处可见马栗树。马栗与板栗同宗。马栗的叶子很大，一个枝头上长四五瓣叶子，张开后就象手掌那么大，是温带地区很好的行道树，夏天提供浓密的树荫。马栗在初春开花，奶黄色的花很美，核桃大小，像一盏盏台灯似地竖立在树叶中，马栗的果子很小，才樱桃那么大，上面稀疏地长着刺，有毒，人类不能食用。



果实累累的板栗树

板栗树自六月开花后，板栗蓬渐渐长大。看着满树的栗蓬，期盼着秋天板栗丰收。但是在刚退休后的两年，我都安排了从9月至11月的外出旅游。等到11月回家后，满怀希望去看板栗树，只见树下地的栗蓬壳，全都是空的，竟然一颗完整的板栗都找不到！还有些又小又瘪的栗子，只有皮，没有果肉。我感到奇怪，听说在中国，板栗树六年就能结果，这些板栗树已经十年多了，怎么还结不出板栗呢？

2016年特意把外出旅游时间推迟到10月中旬。在九月下旬的一天，在板栗树下看到一个掉下的栗蓬，没怎么在意，捡回后随手放在阳台上。第二天清晨起来，惊讶地看到两只松鼠蹲坐在阳台上，这才想起昨天放在阳台上的栗蓬，赶快去看。那栗蓬已经裂开一口子，里面的一个果仁已经没了。原来，板栗树在九月中下旬就开始成熟。板栗是松鼠的最爱。前两年我错过了板栗收成的时节，板栗树结出的饱满果实都被松鼠吃了。板栗树下都被松鼠挖得坑坑洼洼的，大概是松鼠一时吃不了这么多板

栗，就在在板栗树下打洞做窝来储存板栗，难怪我家松鼠这么多。

板栗蓬外周布满尖刺，把里面的板栗仁包裹得严严实实。即使松鼠的尖锐的牙齿都奈何不得完整的栗蓬，一旦栗蓬开裂出缝，松鼠便捷足先登，把里面的栗子吃了。所以得抢在松鼠之前收集板栗。要在栗蓬开裂之前把栗蓬采集起来。从此，我在9月中旬起就留意板栗树，早早收集栗蓬，有的栗蓬尚未熟透，也只能打下来，那些没成熟的栗蓬里面的栗子呈奶黄色，那没关系，不影响口味，里面还是饱满的栗子肉。那奶黄色的栗子壳会随着时间渐渐变深，成了栗色。收下的栗蓬不能放在室外，松鼠会来与你抢，只能放进屋里或地下室，等待时间的推移，栗蓬失去水分，慢慢地就会裂开，这时就能打开栗蓬，取出栗子。由于减少了食物的来源，后院的松鼠才少了些。

收板栗是件辛苦事，一是眼睛要好，仔细找到栗蓬长在哪根树枝上，二是需要手劲，举着五米多高的长杆，使劲把长在高枝上的栗蓬打下来，三是要听力好，凝神听栗蓬掉下的声音，辨别打落的栗蓬掉落的方向，四是脚力要好，得走过去捡起栗蓬。打下的栗蓬布满尖刺，需戴上皮手套才能捡起。采集板栗，对我这个退休老人，是项很好的体能锻炼。

剥出了好几筐板栗，就得考虑如何储存。我的方法是剥出果仁放进冻格。在板栗上用小剪刀剪十字两刀，每次取20颗板栗，铺在平坦的盆子里，放进微波炉加热2分钟后，棕色的板栗壳沿十字刀口开裂，就可以轻松取出里面奶黄色板栗仁了。在长长的冬日里，院子里无事打理，就一边看电视，一边剥板栗仁，消磨时光。剥出的板栗仁一包包放在保鲜袋里，放在冰箱的冻格里，供日后慢慢享用。不过要注意的是：收集的板栗蓬要及时剥出板栗并且取出板栗仁。今年因提早外出旅游，收集了板栗蓬后，搁置在地下室里。待20天后才剥出板栗仁，结果约一半的板栗仁都已开始霉变了，好不可惜！



采集下来的板栗蓬开裂，左图中的一个栗蓬中有六个板栗，尚未完全成熟。颜色还没变成栗色。

种板栗树带来的另一乐趣是烧栗蓬壳。我喜欢在冬天围炉烤火，把各式柴火陆续扔到壁炉里，看着它们被点燃，发出各种耀眼的火焰，体积渐渐缩小，最后消失，真实地感到火是最大的清洁剂。我尤其喜欢烧栗蓬壳，圆圆的栗蓬壳放进炉膛后，栗蓬上的尖刺上先着火，点点的亮点组成一个亮晶晶的火球，非常漂亮。看着壁炉里面变化无穷的火焰，真是一种享受。

拥有纽约这房产已有二十多年了，在院子里种过不少树，包括鲜果树，如苹果，桃子，李子，杏子等。然而我最喜欢的就是板栗树。野兽们喜欢吃鲜果，成熟时，它们往往捷足先登，抢在我之前就品尝了。即使能收获，鲜果难保鲜，不易储藏。相比起鲜果树，板栗树很有优势，虽然也得与松鼠斗，但是总还能有收获。当年的一时兴起，种下这些板栗树，没想到十多年后，竟能带来这么多乐趣！

2019年8月 纽约上州



Sentiments of Valentine's Day

I had no idea what Valentine's Day was all about until a few years after I came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summer of 1984. For a long time it had been my impression, derived from literature, movies, music, and commercials, that Valentine's Day was a romantic Western holiday celebrated typically with red roses, heart-shaped chocolate, gift exchange, intimate dinners with candle lights, etc. Anyhow, it was a holiday that had little to do with Chinese of my generation. However, over the years, while still sticking to our deeply rooted traditional Chinese values, we seem to have become more receptive, if not completely adapted, to the Western culture and traditions. I still remember that my son Kevin, while in his 2nd grade, asked me to buy him bags of fruit candies and a few dozens of small envelopes and that in the evening before Valentine's Day Kevin gingerly put candies evenly into each envelope so that he could exchange gifts with the rest of his class the next day. This was not his initiative, but the teacher's assignment that he finished with joy and excitement.

The origin of Valentine's Day is shrouded in mystery. Stories of the holiday have various versions, one of which is related to the commemoration of Saint Valentine, a Catholic priest who lived in Rome in the 3rd Century. Valentine was put in jail because he had ignored the decree of Roman Emperor Claudius II and officiated weddings for soldiers and their brides secretly in Christian ceremonies. While imprisoned, Valentine happened

柯晓明 67届初中

to cure a jailor's blind daughter and later wrote her a love note signed "From your Valentine" before he was executed on 14 February in the year 270.

The legendary story of Saint Valentine is full of humanistic affection, which more than ever before becomes a clarion call for commitment to social bondage and unity in a society that has been riddled with disorders and divisions such as hate crimes, gun violence, life-killing fake drugs, racial inequality, and social injustice, just to mention a few. Although we are trying to cure those social ills as best as we could, without love we tend to get only half the result with redoubled efforts, or even less. Love can be likened to the light that pierces darkness, the sunshine that melts ice, the medicine that heals wounds, or the lubricating oil that minimizes friction. Valentine's Day is in essence about giving and receiving love. Yes, we all would like to be surrounded by love, but love would not be complete if it only comes from outside. Therefore it is more important that we should eliminate the barriers lodged inside that keep us away from extending and receiving love. When we extend kindness, empathy, and forgiveness to people around us, such acts will be reciprocated. Anything we do, no matter how trivial, will have an emanating ripple effect. Love straight from our hearts, even a simple smile, is priceless for it may make a great difference to the lives of others. Love needs to be cultivated passionately and talked about constantly. The spirit of Valentine's Day is of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day. Let's join together and keep this noble spirit aloft forever.

愿叫遗憾不遗憾

--- 《大学生涯导航》前言 ---

李嘉曾 62届高中

之所以要为现在、未来和过去的大学生写一本书，并且名之曰《大学生涯导航》，一切都起源于我难以割舍的大学情结。

一、我的大学情结

将近半个世纪之前的1962年，我在上海参加了文化大革命以前招生人数最少的一次高考。当时我们复习迎考的口号是：“一颗红心，两种准备；三条道路，各有千秋。”一颗红心当然是指忠于党和祖国，这一点不允许也不可能有其他解释。两种准备是指录取或者不录取，似乎也不难理解。三条道路则具有那个时代特定的内涵，指升学、就业或者自学（准备第二年再考）。把自学定为高中毕业后的三种出路之一，可见当时升学和就业的比例都不太高。

我初中在上海市南洋模范中学（当时叫第七十一中学）就读，高中的母校则是上海市位育中学（当时叫第五十一中学），两所学校的校长分别是著名的基础教育家赵宪初和李楚材。南模和位育都是上海滩的名牌中学，升学率自然不低。我记得我所在的位育1962届高三（3）班先后有三分之二的同学跨进了大学的校门。同社会上一比较，优势便显现出来。那年我家所在的永嘉路690弄大约有近十名中学毕业生参加高考，结果只有我一人“名超孙山”。开学前夕离家前往大学报到的时候，家长、亲友、邻居、同学，三、四十人为我送行，一路簇拥着从家门口走到衡山路的15路电车站。此情此景，至今历历在目。

从此我与大学结下不解之缘。

我读了两次南京大学，一次是20世纪60年代，读本科；另一次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读研究生。

我先后在东南大学、南京大学、澳门科技大学、澳门城市大学、安徽工业大学等高校授课任教，开设过《矿床地质学》、《地质经济管理》、《地球科学概论》、《高等教育学》、《创造学》、《发明与专利》、《大学学习导论》、《演讲与口才》、《新闻写作入门》、《新闻采访入门》、《中国文化通论》、《文化学概论》、《文化市场学》、《文化产业管理》、《社会研究方法》以及《Creative Problem Solving》、《Creative Education》等数十门课程。

我曾经应邀到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中国科技大学、

天津大学、浙江大学、同济大学、中南大学、东北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成都大学、南通大学等50余所高等院校演讲，讲题涉及矿床学、地球化学、灾害学、教育学、高等教育学、超常教育学、创造教育学、创造学、脑科学、认知科学、管理科学、领导科学、科学方法论、中国文化、比较文化以及科技创新与科普创作。

我曾经到国外或境外的30余所大学参观、访问、讲学或参加学术会议，包括伯克利加州大学、斯坦福大学、洛杉矶加州大学、加州理工学院、卡耐基·梅隆大学、匹兹堡大学、布法罗纽约州立大学、阿灵顿得克萨斯州立大学、马里兰大学、巴黎大学、慕尼黑大学、里斯本大学、科英布拉大学、阿威罗大学、印度尼赫鲁大学、日本近畿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大学、澳门大学，以及台湾政治大学、中山大学、彰化师范大学、台湾师范大学等颇有名气的院校。

我以大学教师的身份，发表过300多篇有关大学教学、科研、管理、人才培养以及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范畴的学术论文，出版过30余种专著、教材、译著或科普读物。

……

二、大学的遗憾

有人说，既然如此，你对大学应该有一点发言权。

但我却不敢，因为没有把握。

为什么没有把握？因为回首自己近半个世纪与大学结缘的经历，最强烈的感觉却是这样两个字：遗憾。

为什么遗憾？因为事过之后，总觉得不太满意、不太理想，不够成熟、不够完美，总觉得应当少犯些傻、少犯些错，应当抓住已经错过的机会，应当做得更好。

憾事举不胜举。且不说毕业分配、就业、考研以及求职、跳槽等等跨出大学校门以后的酸甜苦辣，单是回想起第一次进入大学校园的五、六年青春岁月，遗憾便源源不断涌上心头。比如：为什么第一志愿填报了那所后来不录取我的学校？为什么考上了后来就读的那个专业？假如当初做出了另外的选择，我几十年的职业生涯或许就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番情景。

又比如，为什么有一门重要的基础课没有学好？为什么自学了第二外语却又没有坚持下来？为什么参加了这个社团却不去参加那个社团？为什么在校学生会分工的时候同意到这个部门而不是到那个部门工作？假如情况与后来的事实不同，我的兴趣、爱好会不会发生变化，性格、脾气会不会与现在有所差异？

再比如，曾经与一位同乡比较要好而后来事实证明此人品质不佳，早知道如此，当初便不该交这个朋友。曾经看不惯某个室友而他毕业不久便在交通事故中身亡，如果料到会有这样的结局，当年怎么也应该与他多多沟通。尤其是有一个百思不解的心结：是什么原因导致与初恋女友分手，为什么自己未能挽回事态？假如我再约她面谈一次，假如她不给我回那封信，不在信中写下“感情不能代替理智，感情不能代替生活”那句真心话，假如，如果有假如的话，我的人生道路会有什么变化，几十年的经历和社会关系会不会与现在大不相同……

够了。没想到我的大学生涯中居然有如此之多的遗憾。更遗憾的是，这种遗憾并不只是特定时代的特定产物。

我曾经觉察到老一辈人对大学生涯的遗憾。我母亲戴泽芳，20世纪40年代初的上海震旦大学学生，学的是经济专业，后来当了一辈子银行职员。我无意中发现她的记忆力和计算能力均极强，80高龄的时候看一眼8位数的电话号码便能熟记在心，玩起用4个一位数速算出24的游戏来，没有一个年轻的小辈子孙（哪怕是博士、教授）不在她老人家面前拱手认输。我好奇地问她当年为什么不学自然科学，她淡然一笑说，那时候谁懂什么专业，跟着亲戚混混罢了。我知道，凭她的个性，怎么也不会以混混为满足的。这不就是遗憾吗？

我也有机会了解到下一辈人对于大学生涯的遗憾。我的女儿李宓群，一个20世纪90年代后期南京大学商学院的毕业生，虽然现在中国银行干得还算满意，却始终为在大学期间有件事因我反对没有做成而耿耿于怀：当时传出消息，为了充实英语教师的后备队伍，学校可能选拔一些外系学生转到外语系学习。由于要延长学习年限，我婉转地说服女儿放弃了转系的想法。现在只要一感觉到自己在语言方面有一点天赋，她就会开玩笑地责怪我：“老爸，你耽误了一个外语教育天才的专业前程。”玩笑归玩笑，遗憾的成分还是有一点的。

在我着手写这本书的时候，我的侄女李宓寰（也是位育校友的我弟弟李怡曾的大女儿），一个数年前从哈佛大学毕业、被高盛投资银行择优录用的高材生，恰好来上海工作一段时间。我向她介绍了写作计划，并且请她想想就读哈佛大学这样的名校有没有遗憾。她脱口说出一个英语成语：hindsight twenty-twenty，意译成中文就是“万事须

回首，方知堪圆满”。她说，毕业以后才感觉到，其实当初不一定要选哈佛。那一年，哈佛、耶鲁、斯坦福等名牌大学都有意录取她，她选择了名气最大的哈佛。读了几年才知道，耶鲁的学生过得开心，哈佛的学生不开心；在几所第一流的大学中，普林斯顿大学对本科生最关心，但她当年却嫌普林斯顿规模小而根本没有提出申请。她用自己四年哈佛生涯换来的体会向妹妹Karen发出忠告：“不一定要选择最有名的名牌大学，选一个比较好的学校就行，争取在学校里拔尖吧。”连这个出类拔萃的哈佛大学优等生都有遗憾，这是我原先没有预料到的。

由此可见，大学的遗憾几乎是超越时代、超越国境的永恒话题。平心而论，遗憾是不可避免的。用一句哲理性的话来说，遗憾是幼稚的伴侣，遗憾是成长的代价。换一个通俗的说法，遗憾是人生必缴的学费。虽然遗憾，但我却从不后悔。因为遗憾在给予我教训的同时，也给我留下有价值的回忆，给予我经验，给予我成长、成熟乃至成功的可能。问题是能不能少遗憾一些，少付一点学费呢？绝对可以。

三、愿叫遗憾不遗憾

我是在两次读过大学、又在大学工作之后才感觉到自己有点知道应该怎么读大学的。相信许多年轻人和我有同感：假如让我再读一次大学我肯定能读得很好。其实未必一定要重读，假如家长和老师能像关注子弟如何进大学一样地关注他们如何上大学，情况就会大大改观。我曾经幼稚地设想，假如进大学之前知道大学是怎么回事（系统地、全面地而不是零散地、局部地），假如入学之后有个有经验的人随时提醒我一下（真诚地、具体地而不是象征地、空泛地），我在大学阶段的收获就会“不可同日而语”。可惜没有遇到这样的人。进而又想，为什么我不能做这样的人呢？于是便在教学和日常生活中下意识以过来人的身份，对女儿、对亲友中的适龄青少年、对各种层次的学生，不厌其烦地回首往事，现身说法，期望他们从我的教训中得到经验，减少遗憾。

我的这些做法起初可以说是源于本能，后来是出于职业道德，没有预料也没有期盼什么回报。效果是无意之中显现的。本世纪初的一个夏日，过去的一个学生李东屿专程找到东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去看我，给我带了一大堆红毛丹、火龙果等当时在江南地区还很稀罕的亚热带水果。那时他在共青团海南省委任职，到南京参加团中央举办的一个工作会议。之所以一定要找到我，是为了告诉我一件事：他毕业离校前在教学楼的楼梯上遇到我，我俩在楼梯拐弯处谈了十来分钟。他至今清楚地记得，我用我自己的大学经历对他阐释了必然与偶然、内因与外因的关系，鼓励他不断努力，勇于创造机遇并善于抓住机遇，谋求最大的发展。十多年来，他从一个偏远地区矿山的实习生做起，不断努力而逐渐发展，事业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现

在他已是某市的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已被选派出国进修；后来还有更大的发展）。他认为，我俩在楼梯拐角的十分钟谈话对他一辈子有用。说老实话，我已经记不太清当时对他说了些什么具体内容，只是隐隐记得有那么回事，因为我对不少学生有过类似的谈话；却没有料到也不会预期自己的一番话将对一个青年人产生这样深刻的影响。于是我坚定了说教大学生的信心，更加投入地从事这项工作。

没想到后来竟然在澳门获得了施展身手的机会。从2004年春天开始，我受澳门科技大学校长的邀请，来到该校任教，主要从事通识教育类课程的教学、管理与科研工作。有一次校长对我说，他计划申请一个帮助大学生改变学习被动状况，以便更好完成大学阶段学习任务的课题，问我愿不愿参加。我求之不得。后来就有了澳门基金会资助课题《高等学校后进学生的制约因素与转变途径研究》。围绕课题的预定任务，我设计并开设了一门课程《大学学习导论》，将自己几十年来关于大学的实践体验和理性思考融于一体，对学生进行全方位的启发与指导。原来只是为完成课题而为之，没有将事情做大的奢望。不料在先修班讲了第一次课便引起反响，学生们在作业中满腔热忱地表示赞赏，希望上好这门课。于是我在为先修班开课的同时，把课程扩大为面向全校学生的选修课，结果从一年级到四年级都有人来选课。一些高年级学生听课不无遗憾地说，老师，为什么不早点给我们开这门课呢？那样就能让我们少走弯路。有个同学的家长要求自己的女儿选这门课，事后得知女儿学了确实有所收获，还专门发邮件向我致谢。学生和家长的的好评使我大受鼓舞，乘着课题结题的机会，我下决心把讲义补充完善，出一本系统的教材。

四、我写了一本怎样的书

这是一本过来人凭借自己大半辈子的生活体验，向后来人倾诉衷肠的读物。在这本书中，我将向读者介绍以下内容：

大学生涯的人生价值（绪论）：大学生涯是人生的一次重要转折，大学学习的重点将会转移，大学学习的方式将要转型，所以一旦跨进大学校门就必须转变自己的观念。明白了这些道理，就会高度重视大学生涯，带着有准备的头脑而有利于抓住各种机遇。

了解时代与人生（第一、第二讲）：从宏观和长远的角度，介绍当代大学学习的时代背景以及当代人的一生产当解决的重大问题，以期帮助读者高瞻远瞩，把握全局，避免一叶障目，陷入细枝末节而难以自拔。

了解大学与所在学校（第三、第四讲）：宏观地介绍大学的发展历史，大学的性质、职能和教育理念，同时也从微观角度介绍大学的具体情况，包括管理体制、课程设

置、课外活动等，以便使读者心中有数，妥善地安排好大学阶段的学习与生活。

了解自己（第五讲）：引用近年发展的心理学、认知科学和创造学新成果，帮助读者了解自己（主体）的潜能与优势，以便增强信心，迎接大学生涯的种种挑战。

了解学习（第六、第七讲）：从大学学习的规律出发，向读者介绍如何适应大学学习的特点，如何改善学习方法，提高学习效果，争取做学习的主人。

了解他人与社会（第八、第九讲）：介绍大学生周围客体的性质与特征，引导读者了解他人、了解社会，学会与他人友好相处和真诚合作，懂得如何适应社会环境，做一个合格的社会成员。

迈向成功之路（结论）：为读者指出优化素质是迈向成功的必由之路，从理想意志、方法策略、道德情感以及团结合作等方面启发年青人不断丰富自己、优化素质，早日成长为时代需要的优秀人才。

在《大学学习导论》的课堂上，我曾经对学生们讲过下面几句话，有的是我引用的名人名言，有的则是我自己的感悟：

“在成长的道路上，最危险的敌人不是别人，正是我们自己。”

“机遇只垂青有准备的头脑。”

“一切皆有可能。”

谨将它们转赠本书的读者。

（原载于李嘉曾：《大学生涯导航》，华夏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年9月第1版；收录于李嘉曾：《且行且悟》（散文集），作家出版社，2016年11月第1版）



夏日速程

瞿德霖 66届初中

儒勒·凡尔纳的《八十天环游地球》小时候读了不止一遍，父辈环球航行望海，涛涛辛苦卓艰。五月中能够借太平洋两岸贸易关税闹得不可开交的工作机会，实现我的梦想，在24小时内持续往东方向完成横跨大西洋太平洋又飞越欧美亚三大洲，不是偶然的，全靠天上黄金钻石之星指引，听了不止十遍德沃夏克的《自新大陆》。唯一遗憾的是巴黎戴高乐机场一夫当关万客莫入 排队过境竟然等掉我几乎一个半钟头。厉害了我的法国！海关女职员制服似同时装表演般漂亮，当然是取决于容貌身材。

在蒙昧年代，只有翻译家们对我如海绵吸水般的求知欲望提供了凡尔纳的八部地理大探索小说，其中《格兰特船长的儿女》、《海底两万里》、《神秘岛》三部曲和《八十天环游地球》最吸引我，每本都读了好几遍，至今我还收藏有这几部的电子版本。《从地球到月球》、《环绕月球》、《气球上的五星期》、《地心游记》则不是最爱。

这里从网上下载的书的封面和我小时读到的都不一样了。我特地在中国最大的旧书网站上查看了近一千张的《格兰特船长的儿女》照片，最接近的是这三本一套的封面，但是我父亲给我买的肯定是精装的三卷同一册，应该是1956年稍后的独版本。我是恋旧的，所以找不到那个版本的照片很是失落，您会碰巧知道那个版本吗，我的朋友？

美国海军官校USNA·赞礼：从欧洲飞回明州的第二天一早就去Annapolis美国海军官校参加Herbie的毕业典礼，应邀小住陈霞振宁夫妇家舒适漂亮的宅邸。阳光灿烂，象征着我们为之骄傲的毕业生的远大前程和平安健康。 Herbie 妈妈外婆外公辛苦了，祝贺你们。

典礼令我第一非常欣慰和骄傲的是Herbie是一千多位毕业生中仅有的不到十名的double E 专业。其他专业文科有语言、政治、经济等，理工科有电脑、机电、海洋、船舶等，军事科有指挥、参谋和作战等。Herbie被派到USS ESSEX LHD 2（右图）任职，美国两栖作战指挥舰，又称直升机航母（日本韩国各有一艘）。我祈祷世界和平中美不战，每个牺牲的军人都是巨大的损失。

闪电游览和海上悠闲：去年夏天应传承学弟夫妇盛情邀请结伴去荷观看André Rieu音乐会，小游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今年订了六月第一个星期挪威邮轮公司去哈瓦那和巴哈马小岛的票，成行共六人，太座、陈霞振宁夫妇和吉米夫妇。

我出游的随记，受到八十年前邹韬奋的“萍踪寄语”极大影响，喜欢夹叙夹议夹忆，人世百态超过名胜古迹。这也是我现在对旅游的态度，无论到哪里，注意普通人的衣食住行和思维动态，在这个微妙的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有相同和不同之处。所以你将读到的不是名胜古迹的



描述和到此一游的照片，而是一个普通人的观察思维和触景生情的回忆。

星日 (6月2日)

搭机去迈阿密，碰到居住在明州的西藏人，看到其中的老妇人在念珠，我想起我祖母在世时，每过一段时间到我家小住，每天早上会对着阳光念珠。西藏旅客就坐在我前面，边上是两位彩虹同志，我在后面偷听他们聊得很起劲，我很想告诉她们我给达赖喇嘛送过晚餐，我也很想告诉她们我在朋友家碰到过朋友很崇拜的西藏旅印喇嘛，被我用一个简单的印度地理常识问题识破他们诈骗圈套。去弗洛里达州的航班很多乘客都是老年人，无所事事，我每分钟都希望得到新的知识，所以很不习惯，幸好行程都是尽可能短的。

迈阿密：74年前，父亲辈在美国海军训练和参战后，于1946年初，驾驭中国历史上最先进和庞大的远洋舰队，从这里出发凯旋回国。经哈瓦那，关塔那摩，巴拿马运河，到圣地亚哥补给后，横渡太平洋，经夏威夷，冲绳，东京湾，上海，抵达首都南京。28年前，我法学院三年级时到迈阿密和棕榈滩两地的美国检察官办公室求职面谈，只记得古巴饭难吃，岩石大虾好吃，高速公路晚上有地灯光照划线，圣诞节刮一点风这里的仕女们迫不及待地穿上毛皮大衣因为难得有机会。

如今重返，哇，整个一个大都市的感觉，而且不张扬。下榻JWM，很是舒服宽敞，这是JWM全世界一样的特点，不用担心任何事情，包括Uber来回都有门房人员招呼指路。

在迈阿密海滩散步，一边浩瀚大西洋，一边棕榈高楼，海水温暖，赤脚在沙中，异常舒服，捡了几颗小贝壳，想起小时读秦牧著“艺海拾贝”，知识性、科学性和趣味性熔于一炉，书名也起得真好。还记得杨朔峻青等一拨共产党内有点知识的人，在50年代出版的散文和东欧国家游记，还是为空白愚昧的年代点燃了一点点智慧的火苗，谢谢他们老一辈。

夜灯初上，一路漫步，我最慢，留意到极具特色的迷你型多米尼加领事馆和西班牙式的天主教堂。因为懒惰锻炼，所以我是永远走在五位同行者之后最起码二三百米，这就是我怕影响一起出行其他人的原因之一；之二是我懒惰弯腰下蹲，怕拍照将景中人拍得人太矮头太大腿太短。如果你注意到周刊“名人”中的照片，很多名人的身材都被拍得极其难看，就是因为摄影者身高而且懒得蹲下来照。我妈妈在世时几乎每周都读每天都看电视中的名人，还讲给我听那些名人故事，她还对总统要员特别注意，并且看各类人的面相，我真是很想念她老人家。



星一 (6月3日)

JWM的早餐。实际上所有美国国内酒店的早餐种类都不是很丰富，欧洲类同，而亚州国家好的酒店的早餐都很惊人，今年初在上海洲际酒店的早餐，是最好的而且是最贵的并且是最开心的，除了面包我还不满意，不过开心的时候，就无所谓面包了。

在海边走一走，看到一条半沉的游艇，闻到附近有陈腐海草的臭味，还有占了几十公尺长紧靠海水挡了漂亮海景的机房，真是没有十全十美的事。中午从JWM去邮轮码头，比我想象的二千余人的排队核对签证和船票的情景好一些，大约花了一个多小时才登船

挪威游船公司十多条巨型游船中，这条 Norwegian Sky 是倒数第二吨位约6万多。

从船长到各层次船员九百多人，其中各部门服务人员八百余人，真正船员不到一百。

无论是巨型邮轮还是快速小艇，你不觉得船舰的模样是很性





感的吗！这是两张我用手机拍的，一张是这条游船的正面，上网搜索没有找到同样的正面照片，我很得意；一张是这条船的侧面供游客登船的部位，如果您能从这张照片想到电影泰坦尼克号的悲剧，你就是我相同灵感的航海家后辈了。为了预应几乎不可能再发生的巨轮撞击大西洋冰山之类事故，午饭后晚餐前组织全船人员安全训练，很严格地要求每个游客都参与，一一点名。

星二（6月4日）

5点已醒了，船已经无声无息地靠上了码头。从顶层早餐处眺望哈瓦那港，随想74年前一支中国舰队到访，大批年轻英俊中国海军军人列队行进，受到华侨的夹道欢迎。

“中国人最早抵达美洲大陆，应在明朝末年。隆庆五年（1571），西班牙人占领菲律宾之后，开始有中国人乘坐西班牙大帆船从该地出发，横越太平洋前往美洲，目的地主要是墨西哥的西岸，相信当中有人再辗转抵达古巴，但记载稀少，难以细究。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两艘船只“Oquendo”号和“Duke of Argyle”号将五百多名华工运抵夏湾拿（Havana，如今一般译作哈瓦那），古巴华侨的历史就从此时正式开始。”

就在等待过关上岸的时候，恰逢一艘皇家加勒比海游船公司的巨轮缓缓地驶入哈瓦那仅有的两个游轮码头之一，看船缓缓地靠码头，照了几张，记得小时候到荒无人烟的浦东看父亲指挥靠船一样缓慢。他还带那副和麦克阿瑟将军一样很酷的Ray Ban 太阳镜（后来给了我，可惜我划船时船翻身，掉在明尼苏达的大湖里，水太深找不回来了。）



从大船上望下去，哈瓦那的移民海关是很陈旧败落的仓库，不过排队进到里面，还是全空调的，装饰简单朴素，我很喜欢。挪威船公司的服务据说是最好的，确实在入境前一路有服务员引导端水和擦手纸巾，安排比想象的好得多。古巴入境签证效率相当高，用的电脑全是国产，顺便说一句，每人签证费75美元，一条比较小的游览船2000人上岸，就是15万美元，难怪这里移民海关的女工作人员都穿迷你制服短裙，眼睛一亮。这里的政策是只能流通古巴货币比索，所以在入关后就是一个国家货币兑换部门，如果美元则收10%手续费，如果欧元就不收手续费，但是汇率是1欧元对1.09比索。我正好有五月从欧洲办事回来剩下的100欧元换了109比索。



中国从1959年古巴变色起，就一直在各方面援助这个西半球社会主义的明珠。导游埃里克在整天的陪同中，非常巧妙地混合了所有你想象得到的意识形态，但是对中国几乎一字不提。哈瓦那市容包含了几乎处处皆是碧蓝天空下破落的民宅建筑，灿烂阳光下衣衫褴褛的市民，还有崭新的世界革命味道很重的政府建筑，导游指给我们看到唯一排队的场景不是食品店，而是西班牙大使馆的签证处。

就因为独自躲在中国造的空调大巴里，有机会仔细观察了三个扫地工人和一个泥水匠的工作情形。那是一个历史人物陵园，两个年轻工人磨洋工扫树叶，一个坐着抽烟，一个站着喝水（注意到哈瓦那人的水瓶都是特大号的，迫击炮弹大小），来了一个年纪稍大的工人，看样子是让他们赶紧干活。那个喝水的年轻人又去搞了一瓶水给他，他也喝起水来，于是没有一个人干活。45分钟的时间过去了，他们每个人扫的树叶相当于一个小碗这样一堆。我一边看一边真是很开心，记忆犹新，回到我被工作的十年，每一天都是这样混过来的。最好笑的就是当时在轧钢厂，我们八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抬一根腰般粗一人长的木头柱子，喊到一二三，柱子竟然一动也不动，八个人顿时心照不宣地笑得肚子都痛了。

大巴往前动了一小段路，见一个身材很健壮的小伙子独个地拌合水泥，用的就是那种啤酒桶样子的铁皮桶，放一点水泥然后去拎来几桶水，用手拌合，再摇动这个大桶混合均匀一些，最后将水泥浆抹在越抹越难看的砖道上，根本是浪费功夫。



哈瓦那只有一家国营的旅游礼品店，供应享有盛名的朗姆酒（被戏称维他命R）、雪茄和咖啡，其中雪茄比较贵一点，我买了两瓶据导游说是最好最贵的朗姆酒。因为店里伴唱奏乐的女郎很助兴，10个古巴比索（约10欧元）买了她们的唱片，回来无法放唱。

中午吃饭是在一家曾经招待过很多世界名人政要的饭店，包括习近平主席先生。这家饭店是前古巴独裁者巴蒂斯塔的夫人开的，海明威在古巴混日子的时候几乎就是天天在这里喝酒吃饭搭讪美女。古巴餐有猪肉和一种拌以黄颜色作料的稻米饭，我不喜欢，那天吃了点虾喝了一罐古巴啤酒。几乎全部是美国游客，乐队不错，我们都说自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来的，乐师就从手机里找出一张为习近平主席先生吃饭助兴时的合影（右）。



导游特别提到，1990年开始的苏联和东欧的巨变给古巴带来极其严重的经济危机；因为古巴的经济极其单一，除了甘蔗制糖业外，几乎没有任何产业，所以带来的影响特别大。导游同时也提到1961年4月17日美国帮助古巴流亡美国的难民组织的武装力量在古巴南部猪湾登陆被包围和投降的事件，和1962年10月惊动世界的古巴导弹危机，但是他没有提到古巴在1970年代中期派遣25000军人到安哥拉参与内战屠杀。我很想问他，想想还是客随主便地尊重他们，何况上岸前船方警告不要招惹古巴政治警察的麻烦，就住口了。



这个国家医疗和大中小学教育全民免费，具有世界声誉的医疗人才，在1959年卡斯特罗夺权之前，哈瓦那医学院是很有名的，吸引了很多美国学生。加勒比海的另一所著名医学院是在格林纳达岛，1984年美军入侵此岛国，首先先将那里的美国留学生救出。

不知什么原因，古巴还有一个著名的败笔就是那里麻风病比较猖獗，这次果然在大教堂门口看到一位麻风病人在乞求，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麻风病在人体外表由惊人毒害造成的表象，口袋里只剩15欧元就全部给了她，心里很是觉得可惜。

跟着导游，得有思想准备，就是每个游客的文化文明程度不一，这和星期天到教堂礼拜一样。所以我不喜欢集体导游，这次错过的博物馆多处，比如殖民时代文化博物馆，海湾岬角的军事博物馆等。这里有一条海湾隧道是1950年代造的，至今还完好无损，和在哈瓦那街上很多50年代的美国老车一样。导游口中的1959是一个魔法词汇，卡斯特罗就是在那年和八十来个人在1956年11月从墨西哥搭乘一条名为 Granma 格拉玛号的游艇登陆古巴发动推翻巴蒂斯塔政府的运动，直到1959年1月1日成功。很多人都知道卡斯特罗是个律师，他最长的一次煽动古巴群众的发言达八个多小时，但是很少人知道他在投身革命之前曾经联系美国中央情报局义务当线人，他的信件至今由中情局保存。所以革命或反革命，没有什么区别，有时只是一念之差。

我得夸耀一下自己的旅行包内的小盒子里的宝贝：微型手电用来寻照酒店房间里插电孔，微型放大镜用来查看行李锁上的密码，微型指南针和一个护身符铜牌（我不带首饰不带手表等连护身符都放在旅行皮包内），当然还有棉花球护伤贴，这次赤脚穿帆布鞋子脚后跟被磨破就很妥善清洗处理了。

一圈下来，我最喜欢还是最后这个哈瓦那海湾岬角，可惜时间不够进去参观。刚回到船上，广播通知因为古巴支持委内瑞拉现政府，小川政府今天发禁令美国人旅游古巴，大家不要再回岸上去；过了两小时又通知禁令解除，可以上岸；但是第二天早上最后确定禁令正式执行，于是乎，成了最后一批游客。

哈瓦那给我留下最美好印象的就是这种树花，导游说这红色的实际上不是花而是叶子，我回来花了很多时间查寻，结论是他在瞎说。这是火焰花树，中文称为凤凰花树，

Also known as flame or flamboyant tree, royal poinciana (*Delonix regia*) is a semi-evergreen or deciduous member of the bean family characterized by fernlike, lacy green leaves, scores of spoon-shaped, brilliant red flowers and brown pods that make a rattling sound when wind goes through the tree.

Delonix regia is a species of flowering plant in the bean family Fabaceae, subfamily Caesalpinioideae. It is noted for its fern-like leaves and flamboyant display of flowers. In many tropical parts of the world it is grown as an ornamental tree and in English it is given the name royal poinciana, flamboyant, flame of the forest, or "flame tree".

我好奇地问导游，整个古巴岛上的交通运输是如何进行的，他讲是由火车解决，还有旅客列车，如果有时间我真想试试他们的列车走走马观花。他指给我们看正在修复的哈瓦那中央火车站，露天的，如同二战被盟军轰炸过的德国小镇的残败样子，想想中国现在到处都有的高铁车站，简直是不可比拟。最后一个问题是偷渡和走私：导游指着一条破旧的小渡船说它曾经被两个人劫持要开往佛罗里达州南端的Key West，距离哈瓦那108海里，后被制服。所有的电器建材等日常生活的用品，都可以用美元从美国走私过来的船上买到，可以理解的是边防海警也参与。

星三 (6月5日)

全天航行海上，连续吃饭，观察船务，欣赏浩瀚大西洋，读完“美国陷阱”（法国跨国公司阿尔斯通集团中层干部因为参与贿赂印尼官员被美国检察官起诉的故事，这本书有强烈的偏见性。）对船上举办的各项活动没有什么兴趣，知识性趣味性太低。

船非常稳定，风平浪静，在顶层酒吧观海，人生前瞻后顾，如同大洋，不漏痕迹地日复一日地翻滚，遗憾或庆幸终归会迎来宁静。

同船有其他中港台的游客，如果我跟他人打招呼，我一定在后来能被他人识别，同时我也有对他人特征的记忆，这是我自小养成的并为之骄傲的能力。一个人做一个特殊的肢体动作，我会记住，不用看面容，就可以凭此动作识别认出此人。

长居北美，最喜欢的就是西柚，是美国南方的特产，自尼克松第一次访华时带到中国起，我先是好奇，到了美国后便与它坠入爱河。这次出游，无论是早餐或正餐或在酒吧/海滩，几乎没有停过，替代了酒水。

我的标准早餐，如果有时间，就是法棍蘸4-6个嫩荷包蛋，加点番茄和香肠，最后就是新鲜西柚或西



柚汁。奇怪的是在欧亚包括中国日本，最好的酒店里供应的西柚汁都好像掺过水一样淡而无味。而且很少供应新鲜西柚，除了东京洲际酒店之外。

星四 (6月6日)

所谓巴哈马游览，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巴哈马群岛 (Bahamas) 是西印度群岛的三片群岛之一，虽然它被认为加勒比海地区的海岛群，实际上却并不在加勒比海内，而是位于佛罗里达海峡口外的北大西洋上。这个群岛由700多个海岛和2400多个岛礁组成，总面积13,939平方公里，人口36万。这次去的Great Stirrup Cay根据人口调查，实际居住人口为4个人。挪威游轮公司买下这个小岛，成为一个停泊点，所以岛上有众多的服务员，还有一个我觉得不错的加勒比风格的迷你乐队，可惜没有录制好的唱片CD之类。



6月5日是盟军在诺曼底登陆75周年，这次6月6日从大船摆渡到岛上，用的可能就是当时遗留的登陆艇改装的。那些运载登陆军队的舰艇都是美国制造的钢板船，为了保护士兵的生命安全，都是快速而且非常结实，能挡住机枪和迫击炮弹的攻击，看过“拯救大兵瑞安”的朋友们都记得登陆后在海滩上的血肉横飞的场面。请看这张75年前的照片，同时请看下面三张登陆顺序，从靠上大船舷门，到接近岛屿海滩，然后放下船头的钢板，让乘客平稳地踏上陆地。



在小岛的那天，除了被登陆艇吸引，还被海鸥和海燕困惑了很久至今没有得出结论。

海燕和海鸥有什么区别？读了下面的信息“seagull or sea swallow in Caribbean sea”，我彻底放弃了能教懂自己识别两者的野心。下页一张是躺在沙滩上拍的一只在蓝天白云中飞翔的某某。

“海燕在分类上隶属于鹱形目，全世界共有7属25种，科以下分为叉尾海燕亚科和角尾海燕亚科，前者分布于北半球海域，后者分布于南半球海域。海燕科的鸟类都是一些非常小的海鸟。海燕与信天翁的体型差不多，但是个头偏小。它们有坚硬的钩嘴和管状的鼻孔。体长13~26厘米，大小和掠鸟或燕子差不多。也具管状鼻，但鼻管基部融合成一管，鼻孔开口于嘴峰正中央。体羽以深褐色为主，兼有黑色或灰色及白色。第二枚初级飞羽最长。外形似燕，尾叉形。

海燕是杰出的飞行家，分布在世界各大洋，在北极地区海燕的数量较多。海燕每次只产一个卵。幼鸟由海燕父母照料，分工协作。海燕家族中最美丽的要数雪海燕了。雪海燕一身洁白，只有眼睛的前面的羽毛和嘴是黑色的。它们以小鱼、软体动物和甲壳类动物为食。在白雪皑皑的南极大陆边缘，常常能够看到海燕在距离岸边不远的海面上空盘旋。雪海燕分布在南极大陆边缘，雪海燕在每年的十一月底到十二月初产卵。

海鸥属于鸥形目、鸥科、鸥属，中等体型（45厘米）。腿及无斑环的细嘴绿黄色，尾白。初级飞羽羽尖白色，具大块的白色翼镜。冬季头及颈散见褐色细纹，有时嘴尖有黑色。第一冬的鸟尾具黑色次端带，头、颈、胸及两肋具浓密的褐色



纵纹，上体具褐斑。第二年鸟似成鸟但头上褐色较深，翼尖黑而翼镜小。分布范围：欧洲、亚洲至阿拉斯加及北美洲西部。迁徙时见于东北各省。越冬在整个沿海地区包括海南岛及台湾；也见于华东及华南地区的大部分内陆湖泊及河流。

海燕体型较小，有坚硬的钩嘴和管状的鼻孔，有些种类尾巴分叉如燕尾，腿比较弱，主食鱼虾，很少伴随人类活动，所以很少见到成群结队的海燕。

而海鸥体型大于海燕，嘴端无钩，鼻孔纵裂而不呈管状，尾巴不分叉，腿较强，能快速行走，杂食性，常在公园等地见到海鸥成群结队觅食。其次你可以看到海鸥的虹膜呈现黄色，喙多呈绿黄色，脚则是绿黄色。叫声：叫声高而细。还有一个很容易的粪便分辨方法，有海鸥的地方必定有鱼。牢记以上这几点，相信肯定可以很快的分辨海燕和海鸥。”

朋友你读了上面的几段信息，在你仰望自由翱翔的海鸥/燕时，真能分辨出来吗？

上午九点左右进入比较好的沙滩位置，这个时候的海水适合游泳，不冷不热，当然咸味无法避免。游泳之后近距离观察美国说中国话的人，蛮有趣味，华语人口已经占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单是中国人口就是全世界的4.7分之一，而且遍布全球，近十多年来，世界各地不乏中国游客，只要听到声音响的必定是，其他就不必重复。我也注意到服务行业中，对中国游客亲善的大约为15%，对中国游客很不礼貌的也是15%，所以70%的服务人员对中国游客是因为无可奈何而无动于衷，餐厅酒吧导游售货员都雷同。原因很简单，对他人无礼貌的人是得不到他人的礼遇的。

冒着如同上海七月黄梅天出太阳的闷热气温，转了几家小小的纪念品店，物价比哈瓦那低一点点，买了六件我认为不错的圆领衫送给同行者们，谢谢他们的时间和友情。其他时间就是躺在棕榈树下喝冰汽水，看飞过的海鸥之美，说句老实话，我到现在，搜索了网上信息后，还是搞不清海鸥和海燕的区别。

今年夏天太阳已在安纳波利斯和这里晒够，足够我今后起码五年的维他命D测试了，仗着我从小喜欢帮进城瓜农卖瓜时打赤膊惯了，我不带帽子不抹防晒品，最多只带太阳眼镜。

从周一吃到周五，对伙食没有意见，我也不是喜欢奢侈的人，只要环境舒适，服务周到就满意了。这条船的餐厅平均被评为挪威游船公司的四星

第六层的Crossings 菜单每日变动，包括美意式海鲜牛排等，会有点加勒比海菜肴，因为每盘量少所以很舒服，就是点错后不太对胃口也能吃下去，而不造成浪费，尽管是不用另外付餐费的，也不能浪费。第五层有The Palace：每日菜单和上述的一样。

第十一层是比较热闹的Garden Cafe自助餐厅，基本美式，会有印度和少许中式比如烤乳猪。有点拥挤。

五虎上将牌战可以长达数小时，就在下面这个名为Local Bar & Grills 的酒吧里，我肚子饿了要吃饭，就到这里找他们。

回到迈阿密全空调如鱼得水，可能这是我一生中晒得最黑的一次，到了机场也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在暴雨中等候飞机，迈阿密国际机场候机楼，非常舒适非常时髦，其口号就是MIA – More than Just an Airport, It's a Mall.

承蒙家钧学姐指点，今天上午11点完成这篇随心所欲的文字，然后下午3点又要起飞启程去欧洲出差。人生本身是旅途，再配以实际生活中的路途，就成了双重旅途，真是有点累了，好在心情永远的逐波随流，和大家分享一下自己的思维。



学校文革进行到68年，复课闹革命已经快搞到头了。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伟大革命号召，我被上山下乡了。我们66届高中是文革后第一批被分配的学生。那时只有工矿和上郊农场两种去向，我们学校有五十几个学生被分配到上海农场局的牛奶公司。当年分配的情况还历历在目。68年初，我们从正在做装卸工劳动的上海铁路南站被召回学校，开始办毕业分配学习班。学校成立了毕工组，成员都由那些造反派红卫兵头头和几个教师（革委会）成员组成。据说为了树立威信，毕工组用了文革时的常用方法，一开始就开始整人。为此我班的一个同学吃了一顿棍棒“生活”（《钟声》上发表过有关文章），还批了其他几个学生，这都是众所周知的。据说分配原则是根据出身成分加派性。即红五类（不包括走资派）和成分好的学生都分到工矿，而父母在文革中有问题（那时“黑X类”：地富反坏右资，叛徒特务走资派，臭老九则是知识分子）的同学则到农村。虽是这样说，但有些成分有问题，但与毕工组头头关系好的人，却都分到了工矿。可以举出不少例子，那些头头现在也都还在，我想他们心中也会有数。有一个资产出身，但又和一个头头铁哥儿的同学分到了最好的闵行大工厂。这样造反派中（非“红西南”的）有一大批人划到了农村。他们看到了分配中不公平的猫腻，抱怨了。后来归属上海市农场局有一批上海牛奶公司的名额，毕工组就弄来平息同学的抱怨，这就决定了我们十年的牛奶棚生涯。这是我后来听到的“内部消息”。于是我们十几个人就来到了位于新华路的上奶三牧场接受“贫下中牧”的再教育。其他五十一的同学有到六牧和十二牧的。1968年8月，进三牧场。与牧场革委会和造反派头头开了一周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后，我们四个同学，汤沐黎，李晓波，陈延武和我被分到三牧武夷路分场。这是在武夷路，定西路交界上的一个很小的牧场，离

复员军人郑玉定

---- 牛奶棚与“牛”奋斗回忆录

陈怀谷 66届高中



中山公园很近。那里有一百多条牛，五个奶牛棚和十几个职工，有挤奶员，清洁工和饲料工。我们自然是做“技术性最高”的挤奶员，三年学徒，第一年十五块八角四一个“号头”（月），以后每年涨一块。分场队长是一个叫金福全的中年嘉定农民，共产党员，人称“笑面虎”，绰号老虎钳（拍马屁的人叫他老福全，背后叫他与上海话谐音的‘老虎钳’），善于背后整（钳）人。

闲话少说，我们是68年8月26日进场的，4个人分住在一个小木棚宿舍，不到十平方。里面放两只双人床，墙上一个3x2尺，3寸深的小木箱，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东西了。我们从牛棚里搬来了铺牛床的稻草，铺在双人床上，盖上被单，就是我们宿舍了。W（陈延武）第二天弄来了一些六六六粉，调水后，涂在床脚上，说是防止跳蚤爬到床上。就这样在这里落户了。

70年代初又分来了一批70届的学生。W，我和两个70届学生分到另一个大一点儿的房间，当然还有‘贫下中牧’师傅来掺沙子，再教育嘛！我们宿舍来了一个叫郑玉定的老职工，一米五十几的身高，瘦瘦小小的个子，一只小分头，脸瘦而面色蜡黄，让人觉得被老婆虐待而造成的营养不良。但人却是挺和气，很随和的，做事糊里糊涂，所以大家叫他‘郑牙糊子’，上海话的意思是‘糊涂蛋’，挺有意思。他的工作是看门，也许因为身体瘦弱，干不了牛棚的强劳动。每天开饭前一刻钟，就用筷子敲着他的搪瓷碗，叫我们一起去吃饭。时间久了，熟悉后知道他是个复



1986年11月和汤沐黎在三牧场宿舍门前



三牧武夷路分场放牧场



《牧场新兵》1974年我的第一张油画创作，上面有不少沐黎的手笔。

员军人。但那副样子一点都没有军人的味道。郑牙糊子很喜欢显示他的光荣‘军史’，下面就是他自己讲的故事：

郑是宁波人，讲的一口宁波上海官话。1949年5月份上海失守，国民党军队退到浙江，在宁波抓壮丁把他给抓了，随军退到浙南丽水，给共军包围了，做了俘虏兵，（这一段如何被包围，如何共军叫喊‘缴枪不杀’，又如何把枪高举过头，讲得有声有色。）随后又从俘虏兵变成了解放军。50年韩战开始，大部分国军俘虏兵都给送到了朝鲜，他所在的军也在那时跨过了鸭绿江。他讲了在朝鲜的两个小故事：51年冬天，朝鲜很冷，志愿军队趴冰卧雪，衣服很脏。一到天晴，连长要全体打扫卫生，命令所有人把衣服都脱了，挂在绳子上晒太阳，说是捉虱子，搞卫生。大家把衣服脱了，挂在外边。连长，指导员就一件件衣服，裤子摸口袋，把士兵在打扫战场上私自留下的东西全部都搜走了。说是一切缴获要归公！这时他学着连长的官腔，有模有样，甚是逼真，引得大家哈哈大笑。后来他们所在的炮兵团随38军南下，打到南韩，势如破竹，很顺利。有一天，突然上面来命令，让大家把大炮拆了，所有东西都扔掉，除了干粮，什么都不带，分散往北逃跑，也没说任何原因，只是执行命令。结果他们把大炮都拆散了，埋在树林里，各自带了一些干粮，然后穿山越林，逃回到东北。后来才知道是孤军深入，给敌人包围了，逃命要紧。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中国军队在朝鲜战争中吃败仗，志愿军不总是雄赳赳，气昂昂，上甘岭，黄继光，邱少云，王成，打得美帝国主义屁滚尿流的吗？怎么也会吃败仗？一定是这个蒋匪军俘虏兵在污蔑我们英勇的志愿军，最可爱的人，反动透顶！大概是报应吧，当年艰苦的戎马生活，给他落下了老胃病，经常胃出血，只能少量多餐吃东西，不能干力气活，这却养成了他贪吃的坏习惯。复员后分到牛奶场，做个看门的，东晃晃，西荡荡，喜欢吃零食。每天第一个敲着瓷碗到食堂等饭吃饭，还不忘招呼我们，倒也自在。

要买东西吃，一点工资不够用了，这，养成了郑牙糊

子顺手牵羊的习惯。与他住在一个宿舍，我们几个年青人口袋里的钱总觉得用（少）得很快，一会儿就没了。其它几个70届学生也有同感。因为一次总少一角几分的小钱，我们从来没想到有人会偷（我们每天上班，在宿舍里都把平时穿的衣服脱光，换成白色的工作服，再去‘服侍’老母牛。这样毛衣和内衣不会染上牛骚味，不然连女朋友都轧不到。），直到有一天给70届学生任华章抓到了郑，立即报告‘老虎钳’队长。

老虎钳找郑谈话，当然是不承认。老虎钳告诉我们，郑一向有这个小偷小摸的习惯，嘴馋，收入又少，因为有胃病，常要吃东西，养成习惯，喜欢摸些小钱买零食。在家里摸老婆的钱，老婆把他踢出来，现在只能住在宿舍里，就饶了他吧。我们觉得虽然他拿了我们一些钱，但此人挺随和的，和大家关系都不错，也就饶了他，也没有要他还钱。结果是他被踢出我们的宿舍，当然自己也不好意思再住下去，搬到一批老‘牛鬼蛇神’（资本家，小业主）住的地方去了。那些老家伙口袋里是决不会放钱的，我向毛主席保证！

这就是给我们再教育的最革命的‘贫下中牧’，而且我想这批人中，‘郑牙糊子’可算是很好的一个，至少他不整人，做人还是挺客气的。想想那段经历，也挺有意思的。如今‘郑牙糊子’大概已经命归黄泉，也不知道他到马克思，毛泽东还是到蒋总统那儿报到去了。如今台湾和大陆，国共两党又趋于和解，到主席或总统那边报到都无所谓了。可惜的是几百万无辜百姓的生命在两党纷争中白赔了。作为幸存者的‘郑牙糊子’还能给我们这些下一代讲些当年的真实的‘革命’故事，给我们一些“再教育”，这也是他做的好事。但愿‘郑牙糊子’的灵魂上天堂！！

Ps：此文写于2014年，这次无意中找出来，觉得蛮有意思，做了一点修改和加了一些学校毕业分配的情况。可惜没有郑玉定的照片，不然更有意思！当年写完后，把文章发给一些同学，他们读后做了一些评论，如下，希望他们不在意我附上他们的评论。

1. 写得好风趣喔！现在把他当笑料来写，当时可没有那种好心情啰。年纪大了人真是淡定了，回想过去的一些怪人怪事，真是感到怪好笑的，再看一遍，再次捧腹大笑。

2. 你说的“郑牙糊子”我还记得他的模样，他好像在必西路也看过门房，我还记得他是被解放军俘虏来的，好像还有其他俘虏兵。我很佩服你对学校和牧场的往事还记得那么清楚。还有哪些《回忆录》可让我分享的？欢迎！

3. 牛奶棚里到是有很多怪人怪事的。有次出去参加区里组织的“拉练”，其它单位的人说，你们牛奶棚出来的人怎么看上去都与其他人不同，像牛，牛头马面。不过如今的‘牛人’倒是很吃香的。

4. 我们马路工程队也是如此，多是社会最底层的人。不过这些人有非同一般的生存能力，拍谁马屁，与谁为敌，拉拢领导，翻脸不认人，到头来他们好像总能不吃亏。这些就是我们的社会中坚，我们知青的再教育者。

5. 牛奶棚里能有好人吗？集中了社会最下层的人。这个姓郑的还是好的，至少还不整人。那个老虎钳有一点权力，就整人，自己做夜班和一个70届小姑娘乱搞。那些老师傅休息时就讲解放前如何逛窑子，倒是挺有趣的，有味道，接受再教育。

6. 这些小故事很生动的。有空写一些，将来多了就成回忆录。不过也只有我们这一代人，有相似经历的才有体会。如果讲给儿女们听，他们一定听不懂。其实人的本

性还是生活中普通的人，我们年轻时受到的教育都是要么是英雄，高，大，全，神采照人，没有缺点；要么是牛鬼蛇神，阴险毒辣，无恶不作。阶级路线分明，没有折中道路。其实现实中大多数人是具有两面性，走中庸道路。那位复员军人的经历也很无奈，身不由己，能活着回来就算幸运了。那个“老虎钳”还算通人性，没有钳住‘郑牙胡子’不放。

记得分配到港骏公司后第一天上船工作，还带了一本毛选，准备去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后来逐步发现那些单纯的学生们反而学坏了。当然到社会底层去滚爬经历一下也是一种锻炼。

写于2019年感恩节，Ann Arbor，密西根州



从2011年退休以后第一次正式下场打高尔夫球，至今已第八个年头了，有记录的一共打了180场。2019年6月27日这天做梦都没想到的奇迹竟然悄悄地到来了。

萧亦麟 67届初中

我在所住的新泽西中部Tamarack Golf Course East订了七点四十五分的场。一早起来，摇头晃脑，宽肩展臂，弯腰拉筋，下蹲压腿。请太太在做女儿的早餐时，多炒了两只蛋，平时我们二老就吃白煮蛋，香蕉，果酱面包，而今天是平锅炒蛋，火腿面包，外加核桃、黑莓，称得上是VIP待遇的特殊早餐。

我七点整出了家门，七点十五分前台报到。今天本身真是特殊的日子，我是免费的。因为球场开春后换了管理阶层，立下改革目标，要把这个历史悠久的双十八洞球场提升到新泽西中部更知名的水准。为了鼓励大家多多下场，每次根据所付款项，在各自名下积累点数，基本上十次以后就能获得一张免费下场证，我今天正好达标。出发台的帅哥告诉我，时间还早，除了正在梯台上的发球组，前面还有两组四人的球队，我应该参加排在第三的两人组。每组之间的间隔大约是十分钟。这样的话，我有大约半小时的时间去练习切杆和推杆。

想不到还没过五分钟吧，出发台的帅哥急匆匆地开着车，冲到了练习果岭边，径直向我走来，说：“Are you ready?”我虽然并不太想马上下场，但也没好意思回绝，就回答说：“Ok”。他一面走，一面向我解释说前面正在发球的一个四人组，有一位临时要求换组，我就此上升为“替补”队员了。没想到这临时替补上场的机会，打开了我“一步登天”的大门！

我平时经常一同下场的球伴爱德华·摩根，基本上不愿在九点以前下场，因为他每天习惯了晚睡晚起，而最近这两个礼拜，因为家庭有事，他来不了，我就只能一人下场了。我把手机、钥匙、钱包装进球袋的塑料隔层时，注意到时间刚过七点半。（天时地利）

和我同组的是三位菲律宾球友：如弟、德比和弘历。弘历会说简单的中文，因为祖上是福建人，从小随外公外婆长大。他们在梯台上已经发了球，正在等我，我没有时间多想前面发生些什么，站上梯台就用三号木干脆地把球开了出去，两百来码，方向偏右，开局不错。接下来大家互相自报姓名后，我已经感觉出刚才有人临时换组的原因——好听一点就叫语言障碍吧。对我来说其实这样挺好，无须分心多拉家常。如弟最年轻，大约五十来岁，和我一样，自己拉包走路；德比年长，已过七十，开一辆车。弘历小我一岁，也是以车代步。整个上午如弟有机会就搭乘同伴的顺风车，也曾经招呼我一起揩揩油，我没太领情，那是后话了。

第一洞是左狗腿四杆洞三百五十四码，我的球开在右面二百码处，第二杆差不多上了果岭，一切两推，加一。第二洞是右曲的四杆三百六十二码，情况相似，发球直线二百码，第二杆打到果岭左前方，切上果岭后，距洞口三码，草地潮湿厚重，推杆短了几寸，又一个加一。第三洞是五杆洞，四百七十九码，我用三号木发球，用五号十九度铁木杆过渡，打到大约离果岭一百码处，用九铁直攻，标准杆上了果岭，距洞口四码，可惜还是推短，抓鸟不成保帕。到此时，三位菲律宾同伴已经明显和气相向。如弟告诉我，前面退组的是个白人老美，我向他说明自己平时长期的球伴就是一个老美白人。（人和）

第四洞是个长四杆洞，花了三杆才打到果岭上的一级草边沿，用九号铁切到洞口一尺处，一推加一。五号洞是

今天的第一个三杆洞，虽然距离不远，但是果岭呈肥胖长生果形，从梯台打上果岭只有一百二十来码，但是今天的旗杆位置在右曲长生果形的后半段，距离果岭的前沿至少还有二十来码。我选择了比较顺手的二十五度铁木杆。这支杆平常轻打一百二十码至一百三十码，正常发力一百三十至一百四十码，在大方向对头，不要求精准的情况下，此杆可以关注很大的一个范围，是我球袋里握把磨损最厉害的一支球杆。

我在毫无心理压力的情况下走上梯台，站姿稍稍偏右，放松左手腕，攥紧右手手指，向上轻提臀，重心偏右侧。心里对自己说了一句：转肩，留头，下胯，送杆，上岭。只听“乒”的一声清脆的击球声，感觉上自然、顺畅，小白球四十度角飞向长生果岭的右前方，在落地之前它已经消失在我的视野里，心里正在祈祷小白球不要滚动太多，突然听到“Hole In One”——是如弟爆发式的一声长啸，向我小跑过来，接着德比和弘历也前后欢腾起来。我仍然没有反应过来，站在那里朝着三位疑惑地看着，不知怎么回应。年长的德比感到了我的疑惑，用认真慎重的口吻说：“Rudy has the best sight, if he said so, that's 100%!”

我们兴高采烈地一同沿着车道走向果岭，如弟竟是最年轻的一位，激动得不能自己，率先冲上果岭，走到洞边，指着洞口，向我招手。我拖着球包，在车道上走到与洞口平行的位置，仍然习惯地顺手抽出推杆，然后打开球包拉链，从塑料隔层里摸出手机——脑中想着：这得留个影吧。此时真有点飘飘不知所以然的感觉了。我把手机设置到拍摄功能，从车道步上果岭，朝着洞口走去，如弟接过我的手机，开始选择拍摄角度。我终于看到了我的小白球，是一颗挺新的Noodle 0，上面还有我的手记“YX”，这是很久以来养成的习惯，因为开始打球时，小球经常乱飞，为了避免搞混他人同类的球，所以就在自己的球上先留下个缩写——打错他人的球是要罚一杆的。

如弟走上前来，对着旗杆、洞口和小白球先拍了一张，然后让我站在旗杆旁边，手撑着25度铁木杆，咔嚓一声，留下了历史性的一刻。如弟一边调侃说，嫂夫人今天一定有“第十九洞”的奖赏，一边一本正经地告诉我，结束后我们要一起去球场前台报告喜讯。我解嘲地说嫂夫人才不在乎什么Hole In One，但是今天我一定要请你们大家喝酒、喝饮料！一般的高尔夫球场都会为球客的“一杆进洞”留下官方记录，当地报刊有时也会采访登录。

接下来的第六、七、八、九洞，大家都格外轻松，究竟已经算是久经沙场，我不断地对自己说，静下心来，继续打好每一杆，不就是一杆进洞吗！还不是三分功夫，七分运气！可那三位菲律宾球友却停不下来，三句话不离HIO，一路说一路唱。我连打了四个加一。所以前九洞，一鹰（-2），一帕（0），七个加一（+7），三十六杆是标准杆，我打了个加五，四十一杆，算得上打球以来的Top-Ten了。后九洞打得仍然心平气和，平均每洞加一，四十五杆收工，全场八十六杆，是我目前的平均水准吧。

回来以后，我上Google查了一下“一杆进洞”的统计数字，不由得小吓了一跳。在世界高尔夫的历史上，业余球员打出一杆进洞的比率是1:12500，专业球员的一杆进洞比率是1:2500。也就是说，以每场球平均四个三杆洞计算，专业球员每打六百二十五场球，就有一次HIO的可能；而业余球员则需要打三千一百二十五场球才有一次HIO的机遇。照此推算，如果业余球员每年打一百场球，大约需要三十二年才能遇到一次HIO的机会。这正是另一个大数据统计的结果——平常人打球平均需要三十二年才有一个“一杆进洞”的机会，两者不谋而合！

当我看到这个结果后，不由得真正感到是鸿运高照了。2019年6月17日是我开始“锄地耕田”后的第八个年头，总共才打了一百八十场球。也就是说，以年头算，提前了二十四年就得了个一杆进洞；而以场数算，只用了不到百分之六的出场费，这可是中了挺大的奖啊！还要提一句的是，我每星期花几个小时观看高尔夫比赛的电视节目，常常都会有突然感悟的心得，这前一天刚结束的难度最高的美国高尔夫公开赛也应该是我的“一杆进洞”的自学恩师。



第一只‘鹰’

萧亦麟 67届初中

ulation)是我今年的第一目标,最好的两场球,曾经达到过十一次。今天已经有五次了。

“Eagle” is used because it followed “birdie” in the golf lexicon. Birdie, meaning 1-under par on a hole, came first. Once birdie was established, golfers simply stuck with the avian theme and added “eagle” for 2-under on a hole.

今天是七月八日,星期一。我和球友爱德华·摩根于上星期五预定的下场时间是八点零二分。当时的天气预报是高压、晴朗、八十来度,老天爷不期有变,凌晨时分下起了淫雨,我打电话询问摩根是否出行。他说定了票不去会被罚款的,建议我们见机行事,说不定老天爷何时就开眼了。

今天的停车场空空荡荡,推杆果岭上不见人影。这可是开天辟地第一回,我连一个球都没推击,就直接与摩根上了第一洞发球台。有个老汉杰克开车追了过来,申请加入我们的团队。朦朦细雨中,我们一个二零后(1939),一个四零后(1946),一个五零后(1951)拉开了战局。球场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我们想像着自己正身处私人球场,老美也有阿Q精神啊。

第三洞是个五百码的五杆洞,摩根三杆标上了果岭,小白球距洞口大约三码,我们一路击掌鼓励,吹着口哨,学着‘鸟’叫,十分欢腾。老黄忠果真身手不凡,宝刀未老!待我和老杰克推完我们的加一杆后,摩根一推进洞抓‘鸟’,我们再次互相击掌庆贺。这是摩根今年的第四只‘鸟’。

在走向第四洞时,我对摩根说,你刚下了战书,现在轮到我来接招了。三百三十码的四杆洞,第一杆用三号木轻松达标,落在球道正中一百九十码处。果岭的前方是个大池塘,他们俩没敢直接进攻果岭。我抽出打顺了手的二十五度铁木杆,整形,提臀,注目,上杆,转胯,出击,“呼”地一声,小球飞向旗杆的左侧,停留在不多不少,离洞口不远的三码处,摩根和杰克同时叫好。我们再次迎着和风细雨,击着手掌,吹着口哨,学着‘鸟’叫,上了果岭。

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刚刚接了战书,立刻见到成效。等他们二位完成他们的加一,加二推杆,我心定神安,把小白球乖乖送进了洞里,完成了今天第一轮高潮。对于业余选手来说,打个‘鸟’几乎相当于职业选手的抓个‘鹰’。手顺运气好,五场球碰一个,手背运气差,小半年都不见面。

上半场我抓了一个‘鸟’,打了两个帕,五个加一,一个加二,总分四十二,略好于我目前的平均水准。

下半场天气转好,蒙蒙细雨演变成零星小雨。第十洞、第十一洞我接连标上了果岭,虽然搞了一个三推,只拿到一个帕,但仍然挺高兴。标杆上果岭(Green In Reg-

第十三洞是个四百八十码的五杆洞,球道很宽且直,从发球台直接可以看到洞旗飞扬。我仍然用三号木开球,草地因为下雨,比平时松软,下杆发力时,深了半寸,打厚了一点,只飞了一百五十码。为了定定心,补补课,第二杆球道上我继续用三号木,漂亮,一百八,达标!第三杆离前旗一百五十码,我是根据球道边的蓝(200码),白(150码),红(100码),黄(50码)标杆来判断距离的,好友爱德华·摩根仍然走上前来,耐心的用他的测量仪替我复查了一遍,确定!

球包里十九度的五号球道木出鞘,平时一百五十码左右都靠它。因为前两洞都是标准杆上了果岭,我自己心里嘀咕了一下,从小相信凡事不过三,前面已经接着两个了,再来一个不为过!这只Titleist 1号小白球还真听话似的,带着一点小左曲,以四十五度的抛物弧线朝着洞旗飞去。摩根和杰克在我出杆后,几乎同时叫起了“好球”!

我等摩根打完他上果岭的第四次击球,一同散步过去。我对摩根说,今天是个好日子,我们俩都抓了‘鸟’,可是回想起我们一起打了这么久的球,却从来没有出现过抓‘鹰’的机会——因为我们俩的长杆距离,几乎不可能有两杆标上五杆洞果岭的机会,除非在球道上的第三杆,一杆轰进洞里。

说到这,我们已经来到果岭前沿,杰克的球在右面的沙坑里,果岭上只看见摩根的球在左后方十码左右。我心里暗暗着急:我的球呢?又溜出去了?摩根一边朝他的球走去,一边开玩笑地对我说:“Look into the hole, maybe it is there.”我不知怎的突然有了前次HIO的感觉,笃定地走向洞口,“Yes, It's there.”它就在里面!Wow,我们三人一同发出响彻肺腑的欢呼!

接下来的拍照留影,重复了6/17/2019我的“一杆进洞”过程,我乘机揶揄了一下摩根:“你现在总该真正相信我三星期前打了个HIO了吧!”——从理论上说,三杆洞一杆进洞也算只‘鹰’!

职业选手大约平均打一百场球,完成四百个五杆洞,有一次射‘鹰’的可能。业余选手乘上五,打五百场球,完成两千个五杆洞,轮到一次机会。我今天是第一百八十三场球,大约用了百分之三十五的出场数概率,完成了很多人十年,二十年仍然在追寻的梦想,爽!



维也纳之行

柯晓明 67届初中



(1) 金色音乐大厅

今年五月我和太太第一次去奥地利维也纳。19世纪末期建成的内城 (Innere Stadt) 环城大道两旁华丽辉煌的建筑、城外巴洛克式的城堡和宫殿、市内著名的十大雕像和纪念碑、占地面积约28英亩的维也纳城市公园、干净整洁的街道市容、舒适顺达的市内交通，当然还有霍夫堡皇宫里的茜茜公主博物馆.....，维也纳不愧为世界公认的最有生活和文化品位，同时也是最适宜居住的城市之一，维也纳令我流连忘返。若是走马观花，浮光掠影，三天恰好。但是维也纳可听、可看和可体验之处不胜枚举，若想细细地品尝维也纳，一个星期也未必得以满足。“音乐之都”是我心中的圣殿，莫扎特，贝多芬和约翰·斯特劳斯在这里留下的音乐作品是人类文化的传世精华。我们这次维也纳之行的期待是去“金色大厅”听一场音乐会和去“维也纳歌剧院”看一场歌剧。全球实况转播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每年都在金色大厅举行。跳上与我们下榻的内城一区酒店仅一街之隔的2号有轨电车，四站路就到了金色大厅。音乐厅不临大道，比在视频上看到的要小，但是其金碧辉煌的装饰和精致典雅的风格令人眼睛顿时一亮，“金色大厅，我来了！”音乐会听众中约有三分之一是来自祖国的同胞，于是乎，从剧场外到大堂内，从开演前到中场休息，忙于拍照的大叔大妈和姑娘小伙摆足姿势，不亦乐乎。实不相瞒，我们也去凑了点热闹。正在奥地利访问的

栗委员长自带保镖随从一行40余人在奥地利议会主席的陪同下应邀出席当晚的音乐会，并包下了剧场中间四排的全部座位。当晚演出的是莫扎特的音乐作品专场，包括他的歌剧中的几首咏叹调。管弦乐队和歌唱家身着18世纪民族服装，头戴假发，演出均表现出期待中的维也纳水准，唯一怏怏不乐的是一本音乐会节目单从我口袋里掏走了6欧元，当然你可以不买。在美国你去哪里看歌剧和听音乐会，节目单都是免费送到你手里。回到酒店和前台的小伙子聊了几句，他说“金色大厅”曾经是维也纳最好的音乐厅，但是随着亚洲旅游者和阿拉伯人的到来，音乐厅日常演出的水准下降了。他实话实说，却也不出我意料之外。前几年国内大叔大妈和小学生的合唱团一窝蜂去金色大厅租台开演唱会，有钱任性，潇洒一把，倒也可谅。而国内有些歌唱家以为去金色大厅开独唱音乐会就是走向国际舞台，成为世界著名歌唱家。于是花钱买台，免费送票，弄巧成拙，被人嘲笑。如今国人明白了其中之原委，可怜金色大厅也因此被断了一条财路！

(2) 维也纳歌剧院

其时维也纳歌剧院 (Vienna State Opera) 正在上演意大利作曲家罗西尼的《塞尔维亚的理发师》，虽然我们在西雅图歌剧院看过这部经典歌剧，但是心想维也纳的水准理应高出一筹。我们到酒店后即去订票，却早已告罄，仅剩站票 (最便宜的4欧元一张)。因为有政府的补贴，维也纳歌剧院的票价比美国的要便宜，但是站三个小时看一场歌剧绝对体力不济，而且要提前三四个小时排队拿号买票，因此第二天去排队买票 (9欧元) 参观歌剧院。参观分四个语种 (没有中文)，英文人数最多分四组。我们组的讲解员是来自维也纳医学院的一名教授，他自嘲说医学教授赚钱远不如执业医生，当讲解员不只是出于对歌剧的热爱，也是为了补贴家用。这位医学教授对歌剧院了如指掌，如数家珍。维也纳歌剧院和意大利米兰斯卡拉剧院 (Teatro alla Scala) 以及法国巴黎歌剧院 (Opéra de Paris) 并称欧洲三大歌剧院。剧场外有超大屏幕演出实况转播，备有石凳数条，供路人观看演出。剧院内有多间大小不一的豪华包厢，当年观看歌剧演出是上流社会的一种时尚和交际，如今能被邀登上维也纳歌剧院舞台成了许多歌剧演员的梦想和成功的标志。进到后台看到十几个工人正忙碌着为晚上的歌剧演出安装布景，更是添了几分失落感。无论是剧场内外的建筑装饰和剧场内演出大厅的规模，维也纳歌剧院和巴黎



歌剧院相比略逊一筹。五年前去巴黎恰逢不是歌剧演出季节，若晚上没有演出，下午四点前游客可以免费进入歌剧院参观。在维也纳歌剧院上厕所收费60欧分，我记得在巴黎歌剧院则是免费。

参观结束后的回家路上细雨蒙蒙，于是便在离酒店不远的“Café Central”点上一杯mocha和一些甜点小憩片刻。这家咖啡馆1876年开张，曾聚集了不少文化和专业界的精英人士，记载说斯大林和希特勒也曾先后光顾此处。如今咖啡店吸引了不少慕名而来的游客，为维也纳景点之一，经常需要排队等候入座。

(3) 维也纳古典音乐沙龙

用“不去可惜，去则乏味”来形容我对金色大厅那场日复一日主要为旅游者演出的音乐会的感觉不为过份，只是对由此被牵连的音乐家们的不恭心存不安。维也纳歌剧院的歌剧没看成，“音乐之都”之旅当然不能如此得过且过，于是决定临时买票去维也纳市中心的库尔沙龙音乐厅

(Wiener Kursalon)听一场8:30pm的音乐晚会。这是一个在维也纳非常受欢迎的高雅艺术场所，建于1865年到1867年间，其建筑风格为意大利文艺复兴式。自1868年小约翰·施特劳斯在这里举办的第一场音乐会后，这里

就经常聚集来自世界各地的著名音乐家，盛名时至今日。这座音乐厅里常年演奏莫扎特和约翰·施特劳斯的作品，当晚的演出伴以两位身着民族服装的歌剧演员(女高音和男中音)和两位芭蕾舞男女演员的精彩表演。这是一场沙龙形式的音乐会，你可以购买精美晚餐加音乐会的套票，也可以像我们一样只听音乐会。那天晚上下着毛毛细雨，我穿了一件去维也纳前刚买的自认为时尚的outdoor jacket，罩在衬衫和毛衣外面，进入音乐会小厅前，工作人员礼貌地请我把这件外套寄存在衣帽间。原来这类音乐沙龙被视作是当年维也纳上流社会夜生活的一种延续和体验，和金色大厅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氛围。演出厅富丽堂皇但并不大，200人的座位显得有些拥挤，今日的演出场地虽不再是当年优雅高贵的音乐沙龙，但演出中场每位观众可获香槟一杯，正装男女或交头接耳，窃窃交流，或谈笑风生，把酒言欢，恍惚又置身于沙龙的氛围之中。演出上半场是天才音乐家莫扎特的歌剧前奏曲，咏叹调和二重唱，如“费加罗

的婚礼”、“魔笛”和“唐璜”等，下半场欣赏到的是圆舞曲之王-约翰·斯特劳斯的“蝙蝠”、“吉卜赛男爵”、“多瑙河圆舞曲”以及“拉德茨基进行曲”等。维也纳艺术家的一流表演伴随我们度过了一个美妙的夜晚，终于可以说“音乐之都”不虚此行了！

(4) 阿尔贝蒂娜博物馆

如果说向往“音乐之都”的美妙是情理之中的必然，那么发现维也纳博物馆之精彩则是意料之外的偶然。抵达维也纳后的第二天便跳上Hop-on Hop-off红线车绕市中心区一圈，旨在熟悉景点的位置和周围的环境，车上的audio介绍了沿途好几处博物馆。虽然它们不在我最初的visiting list上，但都离我下榻的酒店不远，于是先后去参观了四所，其中两所仅是走马观花。我最感兴趣的当属位于市中心的阿尔贝蒂娜博物馆(Albertina Museum)，其前身是哈布斯堡宫殿，现在是最重要的艺术博物馆之一，收藏有近65,000幅素描、100万幅各类绘画、版本画、摄影作品等。令我流连忘返的是“莫奈到毕加索”馆(“Monet to Picasso”)，里面除了两位大师的惊世之作以外，还收藏了不少欧洲和俄罗斯著名画家的一些代表作，如丢勒的“野兔”、鲁本斯的儿童习作以及席勒、克里姆特等的作品。展览馆的展厅有宽敞的挑高空间，环境很好。租一部耳机，边看边听介绍，从作品的创作背景到画家风格和技法，有些是重温，有的是闻所未闻。如毕加索的“地中海风景”创作于1952年，耳机里介绍说，毕加索感到和他九年的伴侣Françoise Gilot有了两个孩子以后束缚了他创作的激情，画面上的帆船表现了他寻求新的生活的渴望，翌年两人终于分手。四个小时不知不觉地过去了，腿也站累了。临走前买了一本250页的道林纸版的连画带介绍的《Monet to Picasso》，留着回去慢慢看。莫奈是印象派画家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莲花是他的一个系列画。晚年他在巴黎北部的一个小村庄的住所前的空地上挖了一个池塘，专种莲花。据说莫奈以莲花为题材的画有250多幅，分藏在世界各地的博物馆和收藏家手中。在莫奈馆里看到一群天真可爱的小学生坐在地板上入神地听老师讲解莫奈的《莲花池》。这些孩子真幸福，我们在他们这个年纪在做什么？如今步入夕阳黄昏，生活岂是眼前的苟且，还有诗与画的远方。



贺新郎
读田家英回忆集

天地为君惜。怅平生，盐车汗马，负荆披棘。百丈阴崖尘不到，唯见斯情高洁。论品调，无人匹敌。汉帝宣室应自愧，问苍生夜半虚求策。心匪石，亦非席。

古来寒士铮如铁。祭轩辕，何曾畏惧，断头流血。苟利国家生死以，祸福岂因趋却。为理想，沉沙折戟。冷烛星光泉台路，别神州一片伤心月。回首望，恨难彻。

2017年10月1日完于瓦伦西亚

沁园春
戏作

上海情怀，重在舌尖，难忘佳肴。念油条大饼，早步必备；小笼春卷，宵夜难逃。锅贴馄饨，汤团粽子，牛肉粉丝百页包。须清早，看豆浆菜饭，热气腾腾。

夜来甚上尘嚣。入堂馆，浓香四处飘。嗅鳝糊清炒，光鲜嫩滑；虾仁宫爆，松韧酥嚼。糖醋桂鱼，糟溜甩水，水煮麻辣海底捞。吾饱矣，且扞腹散步，等待明朝。

2018年10月18日回国机上

虞美人

冰封路滑行人少，莫笑君行早。似曾相识便从容，恍惚置身林海，雪原中。

靴纹华发精诚在，只是朱颜改。蓦然回首却凝神，怕是耳边幽咽，嫩江声。

二零一九年元月一日，明州气温零下三十度。余情有独钟。恍惚五十年前同日之情景也。



吉力立 诗词

66届高中

七律二首
其一 自嘲

老去无心伤物华，
申城二月未见花。
沙灘的狗终圆梦，
井底之蛙亦可嗟。
袖手闲迷旧书店，
随流漫步新市街。
华灯渐上寻追忆，
数尽高楼不是家。

2018年2-3月蜗居上海算作 sabbatical，暗自生笑作七律自嘲。

其二 读黄庭坚诗论

春寒料峭费唏嘘，
喜读庭坚一册书。
久慕涪翁龙蛇笔，
今闻此老胆肝躯。
乌台案起翰林散，
黄鹤楼空故友疏。
硬语盘空追李杜，
留名青史曰黄苏。

2019年4月18日麻省大学归途吟成。效山谷体。

定风波

昔年秋余授课南京，夜访秦淮河，有评弹助兴。其声铮铮然不同俗响，遂问师出何门。对曰余红仙，剧团解散后流落酒肆。余默然。乃作。

往昔天天革命歌，长征蝶恋震关河。
曲尽楼空人影散，弦断？无端风雨最消磨。

寄语尊前琵琶女。听取：人生原自渡风波。高山流水知音近，须信。青衫司马泪痕多。

二零一九年夏

鹧鸪天二首
其一 鹧鸪天

木落天高一夜凉，
金风玉露著戎装。
久迷工作情怀短，
倍觉郊游兴味长。
呼旅伴，共朝阳。
花花草草小池塘。
秋光不负殷勤客，
快乐无忧便健康。

2019年9月28日作

其二 鹧鸪天

夕照亭成一年有感
放眼山林叶正红，
离多聚少却匆匆。
鲜苔石径无行迹，
野鹿山鸦没影踪。
身倥偬，事无穷。
是非褒贬百无功。
君看双岛湖中水，
春泛秋迴也纵容。

2019年10月

清平乐

初冬夜闻雁阵

霜天霰渚，月笼寒烟舞。
夜阑谁家欢若许？
更有嘎嘎笑语。

鸿飞哪复东西，唯留指爪沙泥。

我亦天涯倦客，
殊途不碍同归。

2019年11月11日晚于凡登奈湖

临江仙

踏稼轩韵 戏作

木落霜天秋烂漫，燕园无限思量。呼朋唤友下城乡。觅寻西北渡，探访酒廊忙。

偶遇适才风雨横，赢来红紫成行。白头奉陪美女场。醉颜遮不住，亏得帽沿长。

2019年10月沿密西西比河踏访酒廊，适逢雨后彩虹横空，气象万千。

东岸艺术博物馆游

周家钧 65届高中

自去年晚秋花21天游欧洲三国（德国、荷兰、奥地利）、访11个城市、参观20个艺术博物馆后，丰硕的视觉收获和美感享受使我们夫妇俩对以造访艺术博物馆为主题的旅游方式意犹未尽。虽说西欧是几个世纪来孕育和珍藏西方美术名作的主要风水宝地，但自十九世纪中期以来美国凭借其雄厚财力，倾力在世界各地购买美术珍品并收藏于本土各地众多博物馆，成为世界美术收藏品瞩目的宝库。据2014年统计，美国有近一千五百多所艺术博物馆，其中名列前茅的41处中，一半左右位于东海岸。因此对东岸这个优秀博物馆的密集地区进行巡馆游览是多年的向往。今年九月，我们决定抓住赴纽约参加位育中学北美校友会聚会的良机，到东岸还愿。

为此行所做的功课进行了近两个月，期间讨教了不少东岸的同窗好友，获益匪浅。根据各东岸城市馆所的密度、每个馆的藏品内容，结合时间、交通和体力的可行性，最后选择了花16天时间（包括校友会聚会两天），到波士顿、纽约、费城和华盛顿首府四大城市去参观15所左右的艺术博物馆。

我们参观艺术博物馆，既不为系统研究也不为著书立学，而是非常随兴逐缘地过点眼瘾、长点见识，学点技巧。为增进记忆，只要博物馆允许，我们就边观看边拍摄。虽知所得照片将与所见原作相差甚远，再高级的摄影技巧和设备，印刷再精美的画册，也不可能完美还原人类眼睛所看到的原作——这就是亲临博物馆观摩原作的最大意义；但照片毕竟能唤起一些对原作的记忆和感受。所以一旦遇到禁止摄影的博物馆（幸亏是少数），我们都会失望；而所摄得的几千张照片就是每次艺术博物馆游的物质战利品。

行程结束后，一再被同窗好友鼓动、催促着将这次东岸游的经历在《钟声》上与大家分享。着实为难，要将纯粹的视觉感受转化为文字描述本就导致词汇极度贫乏；再要触及这十几所赫赫有名的博物馆所涉及的如此海量的知识，实感才短思涩。但盛情难却，只能无奈地将平叙流水加粗浅心得诚实奉出，期盼在同窗中唤起些许共鸣和指正。

第一站 - 波士顿：

这是我们第一次来到波士顿这个美国最古老的都市之一。它也是美国独立战争中多场重要政治事件所在地，对塑造整个美国的理念思想起了重要的领头作用。在行前，我看了Nick推荐的《Son of Liberty》（自由之子），又一

口气读了两本历史书，对美国独立战争史记进行了一番恶补，从而兴致勃勃抵达这所历史背景非凡的经济文化重镇，踏入这里的著名博物馆开始我们的探索。

1. Isabella Stewart Gardner Museum 伊莎贝拉加德纳艺术博物馆



萨金特（美国）的“El Jaleo”西班牙吉普赛舞（1882）

这是一所建于1903年的私人艺术博物馆。伊莎贝拉·斯图尔特·加德纳（Isabella Stewart Gardner）是19世纪末波士顿著名的艺术收藏家。她和她的丈夫收藏了超过2500件的艺术作品。本馆因主人的爱好而使建筑、装潢、藏品富有不同寻常的趣味。展品包括来自米开朗基罗、拉斐尔、波提切尼、伦勃朗、莫奈、德加、萨金特等艺术大师的画作，也不乏雕塑、家具、珠宝等其它稀有物件，包括佛像等东方珍品。在1990年3月18日，伦勃朗的名画《加利利海风暴》等11幅藏品在这里被盗，至今下落不明。这是世界十大名画失窃案之一。也许这就导致了这所雅致的意大利风格的三层别墅和庭院弥漫着一种神秘的气氛。

2. Museum of Fine Arts, Boston 波士顿美术博物馆

波士顿美术博物馆宏大而丰富，是全美第五大博物馆，拥有45多万件美术藏品，每年有一百多万参观者造访。古典艺术品是该馆的重要藏品，包括中国古代书画精品，古希腊、古罗马、伊特拉斯坎的各类艺术品。现藏有中国和日本绘画5000余幅。其中有相当数量的宋、元时期名画等。西方各时期绘画藏品也十分丰富，有委拉斯贵兹、提香、伦勃朗、鲁本斯、夏尔丹、库尔贝、马奈、德加、雷诺阿、塞尚、梵高等众多大师级作品。其中许多罕见的印象主义作品非常精彩。该馆还拥有世界上除法国外



莫奈（法国）的 La Japonaise
日本女士（1876）

最大的莫奈绘画馆和世界第一流的19世纪美国艺术馆。

我们在馆内花费了四小时，也只能算走马观花。走出展馆，身心疲劳却收获满满，直奔波士顿有名的龙虾餐厅犒劳自己。

3. Harvard Art Museums 哈佛美术博物馆

隶属于哈佛大学的哈佛艺术博物馆成立于1983年，由福格博物馆（1895年成立）、莱辛格博物馆（1903年成立）、萨克勒博物馆（1985年成立）这三馆组成。2014年11月，三座博物馆合为一体，迁入由意大利建筑师伦佐·皮亚诺（Renzo Piano）设计的新馆中。馆中珍藏25万件艺术品。

福格博物馆，以陶瓷贸易商人William Hayes Fogg 的藏品筹建，藏品主要是中世纪至今的西方油画、雕塑、装饰艺术、摄影、版画和素描。萨克勒博物馆，以该馆当时最大的捐赠人萨克勒（Arthur M. Sackler）为名，主要收藏古代亚洲、伊斯兰教和印度教的艺术品，如中国古代青铜器、玉器、陶瓷、绘画和佛教雕刻，及朝鲜、日本、印度、阿拉伯、波斯、希腊和罗马等艺术品。



埃里希·赫克尔（德国）的
Landscape with Bathing Women 浴女之景（1910）

最使我欣喜的莱辛格博物馆，最初名为“德国博物馆”，是北美唯一研究德语国家艺术作品的博物馆。我素爱德国表现主义画作粗犷、率直的画风和既激情又和谐的艳丽色块。此类画作在美国并不常见。去年我们在德国几个著名的表现主义博物馆过了一番眼瘾后，在哈佛又意外地欣赏到来自德国的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艾恩斯特·路特维希·基希纳（Ernst Ludwig Kirchner），卡尔·施密特-罗

特卢夫（Karl Schmidt-Rottluff）， 马克斯·贝克曼（Max Beckmann）， 埃里希·赫克尔（Erich Heckel）等几位表现主义大师们的作品，激动不已。

对哈佛美术博物馆我们最初是慕哈佛之名而前往，只知它在美国大学博物馆中名列前茅。但亲临展馆才意外地发现其藏品不同寻常的丰硕精致。除了德国画作，许多连印刷品都未见过的著名印象主义、现代派大家们的精品，包括雷诺阿、高更、马蒂斯、梵高、毕加索、德加、莫奈、毕沙罗、劳特累克、马奈、塞尚等大家的欧洲印象主义、立体主义、野兽主义等精品；来自美国的萨金特、卡萨特等名家画作；以及享誉全球的英格尔、鲁本斯、伦勃朗等大师级大作和草图；再加上生动的唐俑、佛像及其他东方佛教艺术品……给予了我们更多的惊喜！



左：毕加索（西班牙）的 Woman with a Chignon 戴假髻的女人（1901）
右：伦勃朗（荷兰）的 Portrait of an Old Man 老人像（1632）

哈佛校长福斯特在2014年为新馆开放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致辞道：“如果我们希望下一代人能建立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我们必须教会他们至关重要的一点：慢下来，从急功近利的匆忙中解脱出来，仔细的观察，站在一个不同的角度去看世界。让他们有能力去想像一个全新的未来。这就是我们建造这个博物馆的目的。”用这些艺术家的大作启发观众们用不同的视角去观察世界，从而激发创造更好未来的动力，何等的良苦用心！为哈佛美术博物馆点赞！

第二站 - 纽约：

二十多年前，我们第一次游览纽约这座美国人口最多、对全球具有极大影响力、又被誉为美国文化之都的“大苹果”，就领略了其文化底蕴之丰厚。当时我们曾为参观了大都会等不少著名艺术博物馆和画廊而喜悦激动。二十年后再访这个世界上博物馆最为集中的大都市之一，出入座座艺术馆，我们仍然满怀着瞻仰与探索的新鲜感和兴奋感，不甘错过任何高价值的艺术亮点。

4.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简称MET，是美国最大的艺术

博物馆。该博物馆占地面积为13万平方米，是与北京的故宫、英国伦敦的大英博物馆、法国巴黎的卢浮宫、俄罗斯圣彼得堡的艾尔米塔什博物馆齐名的世界五大博物馆之一。该馆目前共收藏有300万件展品。现在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大型博物馆。

据维基百科记载，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由一群美國公民於1870年發起构建。當時的發起人包括了商人、理財家、卓越的藝術家與思想家。他們期望博物館能夠給予美國公民有關藝術與藝術教育的熏陶。最後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於1872年2月20日開幕。至2007年，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所占地已是博物館最初大小的二十倍。

古埃及艺术馆吸引了我们很大兴趣。这几乎是我们第一次真正开始领悟到埃及古代艺术之生动、优美。曾在埃及工作过的老公说他在埃及博物馆中见到的埃及古代藏品都没有大都会博物馆的埃及展品那么精彩。事实上，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所收集的大約36000件、跨越舊石器時代到古羅馬時期的古埃及藝術品，是開羅以外最豐富的館藏。其中最震撼的是公元2460年前的整座埃及古墓和埃及政府贈送的典德爾神廟。自1906年，隨着公眾對古埃及文化訴求的日益增加，MET在埃及開始了長達35年的考古工作。一半以上的館藏都是來自這些考古工作。



古埃及石刻

MET非常出色的中国藏品也属闪耀的亮点。在塞克勒(Sackler)厅展出的山西广胜寺60平方米的元代巨幅壁画是我们这次来MET的主要目标之一。这是我们继堪萨斯城尼尔森艺术馆后在美国观赏到的第二幅广胜寺壁画，颇感亲切。展厅中还有大大小小精美佛像和佛头。MET号称是中国境外中国佛教雕塑最好的收藏地。有关亚洲艺术的馆藏也是西方国家中最大和最全面的。



德加(法国)的
The Singer in Green
绿衣歌手(1884)

欧洲各时期精品及美国本土艺术品量之大就更不用说，欧洲油画部收藏了13-19世纪的欧洲油画，涵盖新古典主义及后印象派等派别作品。许多名家都是一人作品占据整个展

厅。MET还收藏了15-20世纪早期的西欧雕塑及装饰品约50000件。

我们花了七个多小时再访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也只游览了有限的局部，余味无穷。直感是，美国是真有钱，吸收了全球如此多的珍贵宝物，成就了这片世界艺术的浩瀚大海。

5. Frick Collection 弗里克收藏馆

匹茨堡钢铁工业巨头亨利·克莱·弗里克(Henry Clay Frick, 1849 - 1919)从40岁开始专注于收藏欧洲艺术品。他把大量美术藏品收藏在位于曼哈顿的原住宅内，并在遗嘱中将这栋建筑留作公共博物馆，里面的所有东西(艺术品，家具，装饰品等等)向公众开放。弗里克收藏以其卓越的西方艺术大师作品及欧洲雕塑和装饰艺术闻名。古典油画藏品几乎都来自名满天下的大画家。整个美术馆本身也是按18世纪欧洲风格建造，虽外表低调，但优雅的内庭设计却格外出色。可惜不能拍照。他的另一部分藏品由他的女儿和继承人海伦赠与匹兹堡大学收藏在大学的弗里克艺术大楼中。



镇馆之宝 - 英格尔(法国)的
Portrait of Comtesse d'Haussonville
伯爵夫人像(1845)

虽然这里的藏品被人称为古典美术史的浓缩精华，但弗里克收藏馆在1935年的一份新闻稿中就曾表示并无比肩大型的百科全书式美术馆之意，而是旨在为馆藏的艺术品提供一个家，让弗里克家中的所有事物相互重新联系，重新组合。这可能就是弗里克家族的建馆初心。石油大王洛克菲勒也是当时弗里克收藏馆的理事之一。

6. Solomon R.Guggenheim Museum 古根汉姆博物馆

古根海姆博物馆是于1937年成立的所罗门·R·古根海姆基金会旗下所有博物馆的总称，它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私人现代艺术博物馆之一，也是全球性的一家以连锁方式经营的艺术场馆。四座分馆中属美国纽约馆和西班牙毕尔巴鄂馆最著名。

我们所访的纽约馆是古根海姆美术馆群的总部。该建筑是纽约著名的地标建筑，由美国20世纪最著名的建筑师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loyd Wright)设计。建筑外观像一条巨大的白色弹簧，向上、向外螺旋上升，内部的曲线和斜坡则通到6层。我在进馆时按习惯向工作人员索取展区分布图，得到的却是一句微笑的回答：“你用不着地图！”果然如此，观众们顺着旋转着的斜坡舒服地边走边欣赏坡道旁悬挂在墙上的画作，不知不觉地走完了全长430米的通道，到达六层顶楼。楼层间也有电梯；但在古根海姆，我觉得使用电梯是一种视觉上的损失，所以我们全

程来回步行上下坡。

古根海姆美术馆原被定义为“非具象 (non-objective) 绘画美术馆”，后来被扩展到包括非具象艺术之外的整个现代艺术作品，被称为一个印象派、后印象派、早期现代和当代艺术的超过7000件收藏品的永久家园。在这里不用在意能否看懂每一幅画，也不用纠结于画家是否知名，观众能感染到的是跨越国界与派系的生气勃勃和千姿百态，而找不到任何陈旧闭塞的暮气和保守。

古根海姆美术馆是纽约人的骄傲，几乎我的所有纽约朋友都向我推荐这个博物馆，连纽约的Uber司机也不例外。而我们也确实在此体验到激励和启发，感受了此馆的不凡。



左：马塞尔·杜加普（美国）的 À propos de jeune soeur 妹妹（1911）
右：马克斯·贝克曼（德国）的 Alfi with Mask 戴面具的奥非（1934）

7. Neue Galerie New York 纽约新美术馆

上世纪90年代，身兼艺术收藏家、赞助家身份的雅诗兰黛 (Estee Lauder) 公司继承人 罗纳德·兰黛 (Ronald Lauder) 在纽约构想着拥有一所能够容纳自己的德国、奥地利现代艺术收藏品的博物馆。于是他联手自己的朋友、同样拥有大量私人藏品的艺术商人谢尔盖·萨巴尔斯基 (Serge Sabarsky) 於2001年开放了拥有包括克里姆特、约瑟夫·哈夫曼等大师166幅代表作的

新美术馆Neue，如今在纽约被视为德国与奥地利20世纪早期艺术收藏方面的领军者。

克里姆特和德国表现主义都是我所钟爱的画家和派系，我对Neue很期待。但很不凑巧，我们造访纽约的几天正是Neue的先后两个特展的间歇



克里姆特（奥地利）的 Portrait of Adele Bloch-Bauer 阿黛尔·布洛赫-鲍尔肖像（1907）

期。由于博物馆正忙于筹备艾恩斯特·路特维希·基希纳的个展，三楼德国馆全部关闭，只有二楼一间不大的奥地利展厅对外开放，且不能拍照！但当我们眼前出现克里姆特著名的Portrait of Adele Bloch-Bauer阿黛尔·布洛赫-鲍尔肖像时，立觉来此地值了。

古斯塔夫·克里姆特 (Gustav Klimt, 1862 - 1918) 是奥地利著名表现主义画家，也是维也纳分离派的创导者。他的画作以镶嵌绘画著称。这幅55英寸见方的阿黛尔肖像（也称金衣女郎）二战期间曾被纳粹偷走；2006年被 罗纳德·兰黛以1.35亿美金从一位富裕的匈牙利裔奥地利难民玛丽亚·奥托曼 (Maria Altmann) 手中买下，並被他称为“我们的蒙娜丽莎”，造就了当时单幅绘画售价的世界纪录。

亲眼观赏这幅原作，感受其魅力和气场，观察和学习其平面装饰技艺与细腻而松弛的写实技巧融合的风，体会到克里姆特着力于构思和创新，成功于在整体构图中强调对比，如同上了一堂扎实的美术课，很难忘。

离开Neue时经过餐厅，发现那里比展厅还拥挤。听说过Neue的奥地利菜肴和维也纳糕点非常有名；大学学友士宏就曾建议我品尝Neue餐厅的出色甜点，人气之高果然名不虚传。

为再次探索“大苹果”，我在纽约安排了五天的行程，却还是因身体有恙，取消了参观惠特尼博物馆Whitney Museum Of American Art。享誉全球的现代艺术博物馆Museum Of Modern Art (MoMa) 也因修缮而闭馆，以致此行无缘观赏。当然收获远大于遗憾。眼见纽约人陶醉在引以自豪的艺术浓郁氛围中，羡慕不已……

第三站 - 费城：

费城是美国最老、最具历史意义的城市之一，在华盛顿建市前曾是美国的首都，也是美国独立宣言的诞生地。二十多年前我们游览东岸时随旅行团参观了费城的多处著名历史景点，就是没有触及其文化艺术亮点。费城不仅拥有众所周知的费城交响乐团、歌剧院、宾夕法尼亚芭蕾舞团等著名艺术团体，还有多座世界闻名的艺术博物馆。

8. Penn Museum 宾大博物馆

受好友Mark夫妇的提示，在网上得到了因美国博物馆日免费赠送的Penn入场券，Penn就成为我们在费城参观的第一馆。

建成于1916年初的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与人类学博物馆Penn Museum隶属宾大。这里的11个丰富展厅中埃及和中国厅是重头戏。唐太宗的六骏石像的重点两匹真迹，枫露紫和拳毛騧，远渡大洋在这里现身。山西广胜寺的第三面巨型壁画也栖身在此。可惜壁画在被修复保养中，以致我们未能有幸目睹广胜寺在美的全部壁画。其他佛像、罗汉、水晶球、唐三彩也都极为精彩。我们在宽敞明亮的

圆形中国厅中来回绕圈环顾，细细逐件观赏，迟迟不忍离去。

昭陵六骏是陕西醴泉唐太宗李世民陵墓昭陵北面祭坛东西两侧的六块骏马青石浮雕石刻。飒露紫是昭陵六骏中最杰出的作品，描写的是秦王李世民征王世充时，飒露紫中箭，丘行恭拔箭救主的史实。拳毛騧则被描绘为缓步行进，它是李世民征讨刘黑闥时的坐骑。



枫露紫（上）和拳毛騧（下），唐朝（636-649 AD）

枫露紫和拳毛騧这两幅石像是Penn的明星。它们于1918年抵达费城，在宾大被拼合修复后，陈列于中国厅至今。其余四匹骏马，在西安碑林博物馆展示。关于这两匹爱骑与唐太宗的缘分及它们如何来到美国的故事情节错综跌宕，在此恕无篇幅陈述。这些珍贵文物流落海外必然牵涉到一个关键人物 - 赫赫有名的中国文物商人卢芹斋。他的故事及有关此人的争议更是纷繁复杂。出版不久的法国作家罗拉（Géraldine Lenain）作品《卢芹斋传》已被列入我的阅读书单中。

9. Barnes Foundation 巴恩斯博物馆

从Penn坐公车来到巴恩斯基金会艺术博物馆。它的前身是美国制药业大亨阿尔伯特·C·巴恩斯（Albert Coombs Barnes, 1872 - 1951）的私人艺术品藏馆。这位医学博士终生不懈地致力于美国公众艺术教育和园艺艺术的发展，并通过其积累的财富建立巴恩斯基金会，贮藏艺术品资源，实现他的艺术教育计划。1925年巴恩斯基金会艺术博物馆正式开张，2012年5月新馆落成。目前巴恩斯基金会总计拥有藏品超过4000件，其中绘画作品900余幅，以印象

主义作品为主，也包括欧美其他作品，非洲、中国、埃及、希腊的古董以及美国本土的艺术品等。

此馆藏品量之大着实令人惊叹。印象派、后印象派、野兽派、超现实主义、立体主义、精确派等画作穿插悬挂，甚至偶尔还能在其中发现一两幅中国元代、明代的文人画和仕女图。不知这位巴恩斯博士是如何收集到如此多的雷诺阿（181幅）、塞尚（69幅）、马蒂斯（59幅）作品；还有21幅苏汀、18幅卢梭、10余幅莫迪里阿尼及毕加索、德加、基里科、梵高、修拉等的画作。展品画幅不大，却布满了24间拥挤的展厅的四壁。展品并没有按时间顺序、流派或国别分类，而是被别具一格地交错陈列，带给参观者一种应接不暇的视觉爆炸感，同时也激起了兴奋感。观后感觉真过瘾！



马蒂斯（法国）的
The Green Dress 绿袍（1919）

10. Philadelphia Museum Of Art 费城艺术博物馆

家住仅一河之隔的新泽西州的好友人德夫妇热情地坚持送我们到费城美术馆，说是想试试张太太职场的优惠待遇是否灵光。结论是她为我们顺利取得了两张免费门票。谢别挚友，我们步入了这座被称为继大都会、芝加哥后美国第三大艺术博物馆的费城美术馆。

建于1976年的费城艺术博物馆真的很大，有200多个展厅，涵盖欧洲（从中世纪到现代派）、美国、东方等各地域的藏品，时间跨度长达2000多年，馆内艺术品达24多万件，藏品质量之高却叫人惊叹。其中以法国印象派作品最著名，是全美收藏最多的地方，尤其是塞尚、莫奈、毕沙罗、雷诺阿等名师作品。这几天我也意识到在东岸可以看到特别多的塞尚、雷诺阿真迹。而据网上记载在费城可见的塞尚作品数量居全美之首。

此馆的中国收藏也不凡，也有类似尼尔森博物馆的中国庙宇，内有明代巨幅壁画和前坐的三尊金代佛像，以及比尼尔森馆的中国庙宇价值更高的、上世纪30年代北京智化寺中的智化殿藻井；还有整幢从北京搬来的太监府和其他珍贵中国藏品。不虚此行！



塞尚（法国）的
The Large Bathers 大浴女（1898 - 1905）

第四站 – 华盛顿首府：

DC很美很大气。二十多年前的旅行团之游也同样没包括参观博物馆。然而华盛顿首府是众所周知的博物馆密集点，包括许多享有盛名的公立和私人艺术博物馆。我们在DC参观的博物馆都免费。虽然是我们纳税人买的单，却还是感激不已。

11. National Gallery of Art 国家美术馆

美国国家美术馆在经历火灾、资金短缺等长达70多年的曲折后，终于在1937年3月17日举行开馆仪式，罗斯福总统前来参加。为之奋力一生的安德鲁·威廉·梅隆（Andrew Willem Mellon）的儿子保尔·梅隆（Paul Mellon）致辞说：“这座建筑是许多人智慧的结晶，他们为之竭尽全力。现在，我们高兴地将它和我父亲的艺术收藏一起交给您 – 总统先生，让它们永远服务于美国人民。”

国家美术馆于1941年正式对外开放，被誉为世界上建筑最精美、藏品最丰富的美术馆之一。这座艺术品宝库收藏着欧洲中世纪到现代、美国殖民时代到现代的经典艺术品，约有4万多件；但没有东方及其他洲、地区的艺术收藏。我们在馆中周游大半天，颇饱眼福。

12. Hirshhorn Museum & Sculpture Garden 赫希洪博物馆和雕塑园

这是一个隶属于史密森尼的艺术博物馆。该馆创建于20世纪60年代，建筑呈圆形很有特色，地处国会大厦和华盛顿纪念碑中间，从窗户望出去的景致很壮观。藏品几乎全部是现代派艺术。主要收录的是近现代艺术作品。暴力美学、行为艺术、破坏力等都是这个博物馆的主题，同时还具有展厅大展品少的特点。

13. Philips Collection 菲利普美术馆

菲利普美术馆不大，是美国第一家现代美术馆，创办人是美术评论家邓肯·菲利普斯（Duncan Phillips）。菲利普夫妇从引进法国近代绘画以及其他国家画作开始，逐渐改变成着眼于介绍美国本土新画家的作品。到了1930年，他们将全部宅邸改为美术展场，三十年后的1961年又将以

两千五百多件的藏品为基础重建的新馆，正式定名为“菲利普美术馆”。

这里不仅收藏有众多欧洲印象派画家的名画，包括雷诺阿的“船上的午餐”著



雷诺阿（法国）的 Luncheon of the Boating Party 船上的午餐(1880-81)

名原作，还有些塞尚、马蒂斯和其他知名和鲜为人知的艺术家的作品，也收藏有不少20世纪的美国绘画作品。

14. Smithsonian American Art Museum 史密森尼美国艺术博物馆

15. 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美国国家肖像画廊

史密森尼美国艺术博物馆（简称SAAM）与美国国家肖像馆共享一些建筑，共同组成大规模的收藏。此馆最初成立于1829年，起初是一处私人艺术品收藏馆所，后来被国家收购后更名为美国艺术博物馆以及国家肖像馆。SAAM及其分馆Renwick画廊拥有世界上最大、最具包容性的、从殖民时期到现在的超过7000多名美国画家的43000余件作品收藏。其中包括美国早期、19世纪（哈德逊河派、陶斯印第安艺术派、印象派、镀金时代）、20世纪（现实主义、抽象派、华盛顿色彩学派）及当代艺术。

很少有机会欣赏如此集中的美国各时期画家的各种风格的优秀作品，很开眼界。就个人而言，除了喜好美国风情画中的浓郁生活气息外，我颇为欣赏许多美国画作中那种正气凛然的英雄主义气质，尤其是人物画。这种特殊气质往往能使我在满墙的西方



莉莉·菲迪（美国）的 地铁 Subway (1934)

作品中瞬间辨认出哪些是美国画，美国人就是爱英雄。当然也有例外。我所喜爱的美国女画家玛丽·卡萨特（Mary Cassatt 1844—1926）的作品，则全然充满柔情浪漫气息。大概这也是她成为唯一一个被法国印象派画家邀请参加作品展的美国画家的原因之一吧。

华盛顿之行在对刚过世的密友、杰出中国画家钧德的痛心怀念中结束。漫步在展厅中，脑中时时浮现我们和他曾经一起观赏LACMA洛杉矶郡美术博物馆过程中他的激情和诙谐……斯人已逝，生者痛思……

依我所见，为公众建立优质博物馆，无论由政府还是私人出资奉力，都是世上一种功德无量的义举，也是运用财富回馈人类的良策。东岸艺术博物馆之旅使我对为此付诸心血的各历史时期之有功人士更为敬佩，也为这些卓越艺术家们的不朽作品所获得的庇佑而深感欣慰。旅行暂告一段落。我找不出能替代“意犹未尽”的其他词汇来描写我们归后的心情，还是努力去消化此行的累累硕果，养精蓄力，争取不日重上征途吧。一笑。

欢乐重聚



2019年10月21日，62届高中二班校友乘徐孝定（荷兰）及江治（美国）回沪之际欢聚一堂。



2019年3月26日67届中二(7)班的12位同学和班主任火观民老师在沪苏浙汇餐厅欢聚。

位育北美校友会的收款、出纳员为郑晓群、罗首初，Consulting 为华非非、吴攸承。

我们代表所有会员向在今年会费，捐献和赞助收支表中列出的老师和校友们致以感谢。由于你们的热忱与慷慨，校友会得以出版会刊《钟声》，维持网站和开展活动。希望各位位育北美校友会会员不要忘了缴纳2020年的会费。校友会会费为每人每年\$10.00，并欢迎随意捐款或赞助。

付款可选用以下任一方式：

1. 运用支票或 Online Banking Payment,

请付: Xiaoqun Zheng

zxq3924@gmail.com

40 Puddingstone Way, Florham Park, NJ 079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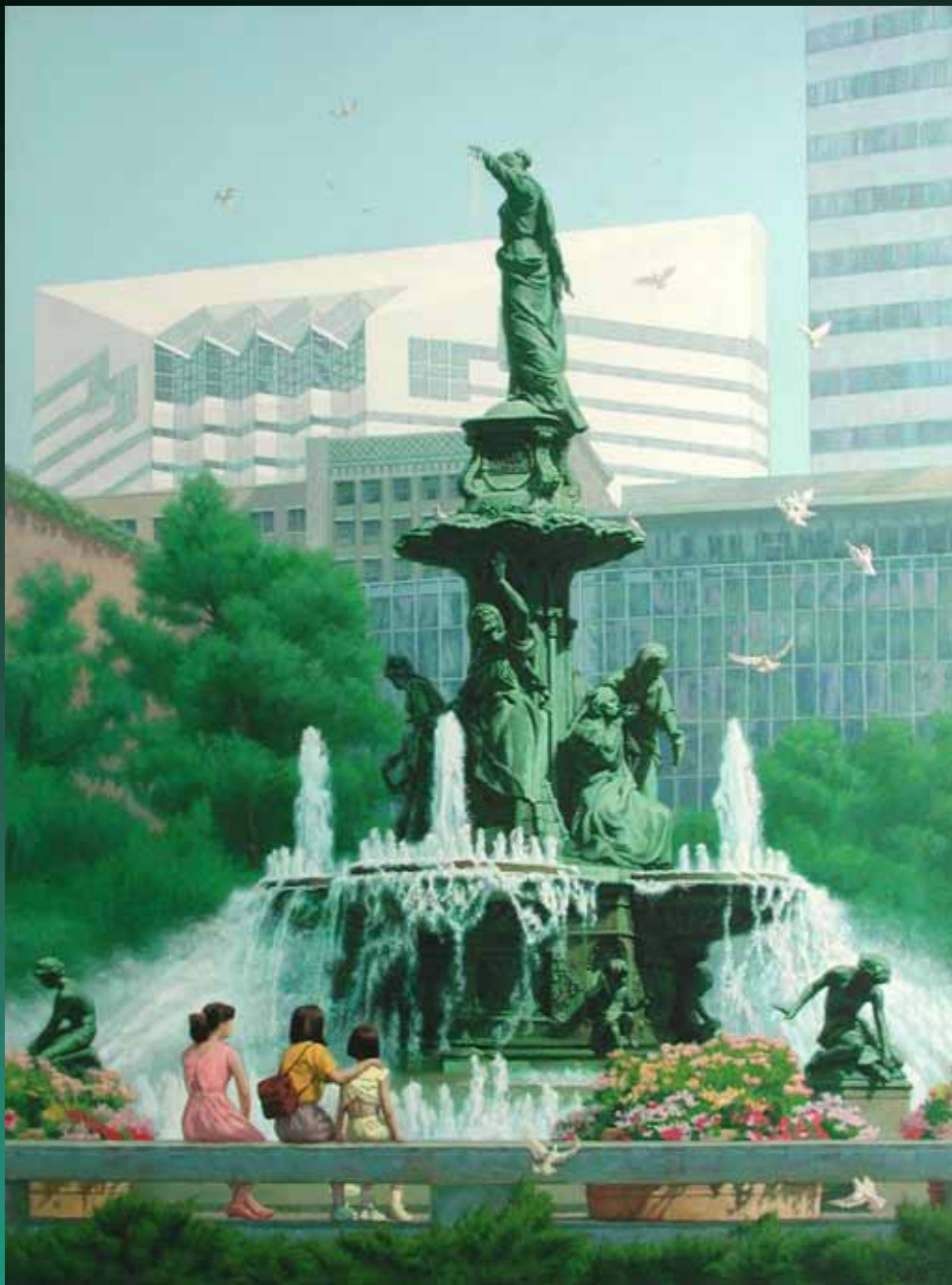
2. 运用 PayPal (pay Friends & Family),

请付: weiyu51na@aol.com

每次付费请务必注明您的中文或汉语拼音姓名，以防记录存档有误。



欢迎观览北美位育人网站: www.weiyu51na.com



旅游-鲜花-和平鸽

汤沐黎 (66届高中) 油画, 102x91cm 1998